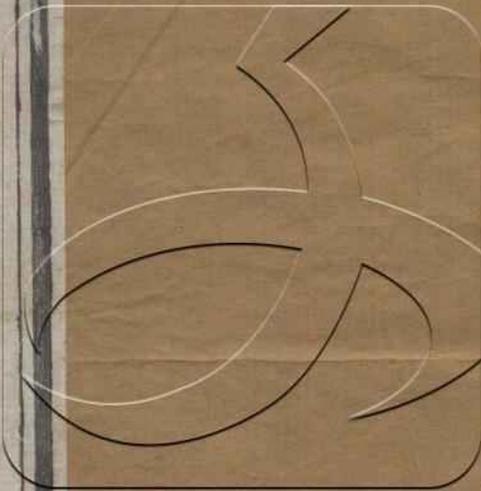


國朝文錄

4224  
2045  
27



國朝文錄卷之九

論辨類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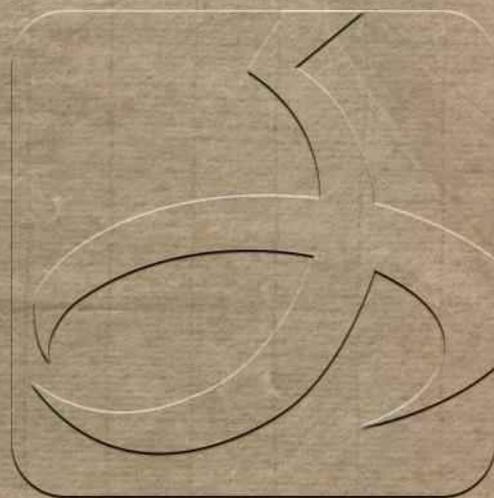
興說上

黃永年

特立乎一世之謂興創所未始有之謂興孟子曰豪傑之士  
 雖無文王猶興後世道衰學絕士莫有以豪傑自待昧明矚  
 聰蒙頭局知潛潛莽莽簷簷懨懨蠖蠖生於甕盎斥鷃翔  
 翔衣被土偶而病夫垂道也真志不立真氣不生光嶽之靈  
 至是而弗章聖言至是而無用噫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且夫  
 木斲根弗茁火絕膏弗揚人才息其種弗興古之善興者如  
 春氣爭華戰士鼓朝勇夏雲漲天興之道一曰志次曰氣次  
 曰才次曰力何謂志也者神明之所之深而力立萬物之  
 表而無形行天潛淵貫乎百世上下而無紀極不用之則荒

國朝文錄

卷九 論辨類九



國章之金 卷九  
散用之則蔓并用之則堅銳莫敵越王勾踐破吳漢武取馬  
大宛使移其精銳用之於正道鬼神且辟其鋒無弗成無弗  
遂也故志莫強於斷然而緩所以用其銳下所以增其高虛  
所以防其盈堅所以忍其苦而要於成何謂氣孟子曰我善  
養吾浩然之氣項王氣蓋世宋徽公豪氣蓋九州故排危撐  
孤非氣不立不固性命之要眇道德之崇閎三才之博且奧  
古今世變升降經術事功文章之魁奇雄駿也明之形之函  
之負之緼之填之攝之而星羅州次經經緯緯而不可亂也  
運之鎔之如宏魄行如歐冶鑄無有壅闕停滯也若是者氣  
一弗至則頽敗萎蕪如棟腐壤朽不能支旦夕礪鈍以英立  
悞以剛擴隘以規韜光以晦黃河萬數千里橫絕宇宙洪崖  
立萬仞俯臨邱垤其氣然也昔者禹治水天下崩潰四出疑

無所措手足禹則一一有方略次第以使之由於地中行所  
無事疏之導之瀹之排之鑿之決之掘之注之入之匯之瀦  
之陂之故八年而功成今百家紛綸正道壅鬱羣表眩指亂  
俗橫流攻讎戡定翦榛棘披雲霾使天晶而日明康衢出而  
四達疏通條貫皆必有其方略次第而後可不勞而理故出  
嶮惟才如是而終之以弗息之力強弩之末不貫縞行百里  
者半九十爲山虧一匱故又善持其終四者闕其一未有能  
濟者也而志爲基之譬諸木志植其本氣茂其幹才暢其枝  
發其華力竣其實本不樞則幹枯而枝萎華息何有於實故  
志定而蓬蓬然勃勃然如駿馬馳如怒水決如此而氣張而  
才駛而力旺蠹賊木欲蝕志輕鑠氣雜耗才惰若力故君子  
又防其弊嗚呼大賢君子之不世出也久矣道德之興也無

冀也矣循吾說而進之其有起乎

興說中

黃永年

漢以來禮廢樂弛六藝出於焚餘斷脫先聖之道塞而天地正大磅礴鬱積之氣間有所鍾二帝三王羣聖人之業學者猶有所尋逐故漢氏之能興者司馬遷興於史記董仲舒孔安國劉向揚雄毛萇鄭元興於經東京而嚴光始以其清風峻節興繼此而郭泰李膺陳蕃范滂遂興於激揚清濁矯矯尚名義三國崩分諸葛亮以忠義王伯之畧興蜀漢魏晉六代士皆莫能興中國無君臣上下父子禮義衰夷狄橫士尙跣踵崇浮誕習老莊滅周孔嗜利無恥而陶潛則以其高隱興於晉宋王通以教授興於隋皆能興者也至唐而孔穎達賈公彥又以經義興韓愈以古文原道闢佛興宋歐陽修以

聞韓氏之風而興五代凌遲風衰義絕范仲淹大興名節作宋士氣由是而興者有胡瑗有李覲孫復石介而周子程伯子叔子張子朱子乃以聖道興一時邵雍司馬光羅從彥李侗陸九淵張栻呂祖謙陳傅良亦皆興宋亡而文天祥謝枋得以死節興由宋以前遞興遞廢士或興矣而道病未大明宋而後海內竝興於正學黃幹真德秀許衡姚樞吳澄金履詳許謙吳萊黃潛之屬繼繼繩繩士勲業未大顯於時道德未盡比於數子而人才經術之盛浸浸乎軼前代而配二周也且數百年初明而宋濂承中原文獻以鴻文碩學興洪永而降耗矣薛瑄胡居仁又聞朱氏之風而興王守仁有掘興之才而病於道由漢而來千有數百餘歲相望也是數十君子者或著之文章或顯之行事或蘊之道德或功著一時或

及百世或創所未始有或恢起前烈要當天地晦冥斯文剝  
喪歇絕之秋而以其獨力為於舉世之所不為柱狂流障萬  
川破鴻蒙開羣瞽其精神視四海為闡闔古今為宵旦斷於  
確然之志成於終身之力而炳著於天下後世蓋扶輿之全  
氣必有所洩而斯文之靈肇於人心且憑依之以為壯剝之  
上九曰碩果不食詩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當此時也有大  
力者以挽維之則天地息而復萌日月晦而復更人物閉而  
復出無大力者以挽維之淪胥滔滔譬彼舟流孰知所屆魏  
晉六代之世可以觀矣陳子昂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悲夫余仿自漢以下振古之  
士而可以扶衰立悞者於文章曰司馬遷曰韓愈曰歐陽修  
曰宋濂遷孤騫闕視氣吐內千載天漢之世一人也愈於元

和修於景祐皆負蓋世之氣為斯文中興濂遭時會功在制  
作於事功行誼曰諸葛亮曰范仲淹亮有君子之道仲淹修  
賢者之操於道德曰朱子集羣儒繼絕業開無窮大而精深  
闕而無外漢以下未有也蓋學莫要於知性而事功行誼文  
章必有其本而非氣昌而力盛懼不能明道以有為遷以下  
所為有取也嗚呼由漢以來千有數百餘歲相望者如斯也  
蓋三代以降士風莫盛於東京而正始敗之學術人才莫隆  
於兩宋綿延至於初明隆而遂息其興其喪所從來遠矣

興說下

黃永年

或曰蕢菜羅生而芷蘭亦長含浦之珠玉河之玉代產海內  
億人之眾謂無軼倫之才吾不信也然則何為其興之難與  
曰勢之所趨重與其積深不可轉也今夫崇山之壓也物無

不下江河之潰流東薪莫補海內風氣之翕忽擁搨勢如此  
 矣其驅之也迅疾甘之也深入緘滕之也牢固而無少隙縫  
 月引歲深傳染癥結與運俱流秦人生子而腹諸齊人及其  
 長也父母乎齊人耳已其子孫又祖考齊人也問以秦人不  
 知也其見見聞聞者以為是固然如此矣吳民長未滿五尺  
 驚然負於侏儒及見魁人侏儒大怖之目以頂天夫其不為  
 吳民之驚於侏儒乎又不為侏儒之頂天乎魁人乎今夫雷  
 霆震而百螫起禹負神力而拯滔天之溺沃土之田以集節  
 稷豈不亦秀實哉陸象山講義利聽者汗流泣下其興機與  
 君子遂如勢何自立而已矣

汲黯論

黃永年

古大臣之格其君也不於其迹之既著而圖之蓋嘗潛消於  
 其幾之未萌與其幾之方動而後人主不道之事乃無所因  
 而長而又非徒恃吾一人介介然庭爭而面折之也夫庭爭  
 而面折人主之所畏而不樂親吾投之以所甚畏彼環其側  
 者或阿意曲順投之以所甚樂則人主有不遠我而親彼者  
 乎則吾一人可以立逐雖幸不嬰砧斧冒鼎鑊或徒之以他  
 官處之於局外吾惟坐觀其成敗而一無所與於朝廷之議  
 夫惟君子者招賢而進士使朝廷之上尊卑上下無非吾同  
 道之人協心併力以輔吾所不及夫是故不勞而功成予觀  
 汲黯之於武帝其繩愆糾謬可謂至矣帝亦深為禮敬漢公  
 卿莫匹焉然卒以數切諫不得留內而帝侈心肆欲之舉卒

國朝文錄 卷九 論辨類九  
莫能匡正最後遷睢陽太守歔歔泣下忿御史大夫張湯專  
阿主意已不得出入禁闈拾遺補闕嗚呼其亦晚矣若黯者  
其可謂闇於大體者矣方武帝卽位之時年十六耳首舉賢  
良方正極言敢諫之士深嘉仲舒之對既用其言詔郡國各  
舉孝廉給宿衛其可謂英主者也然又置爲江都相黯爾時  
當卽以仲舒之賢力爲帝言曰臣觀陛下再三策仲舒真湯  
武主也當今賢士無出仲舒右陛下卽位之初天始以仲舒  
授陛下陛下欲效唐虞之治必宜亟用仲舒舉一仲舒而朝  
廷之本立矣而又博求郡國耆碩老成如申生轅固輩多方  
勸上從容置左右日舉暴秦之所以亡祖宗之所以興使之  
明治亂之法戒以潛遏其侈肆之心且夫帝生平瀆兵革惑  
神仙興土木幾危天下其幾蓋無不兆於卽位之數年當此

而折之固甚易耳且日與君子正人親彼張湯公孫宏桑宏  
羊之術何自而投於其前也哉易曰童牛之牯元吉孟子曰  
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一薛居州  
如宋王何哉黯不於此時乘小人之未進急引賢士以自植  
待其旣用事乃欲以一人之力庭詆而責之亦見其殺身而  
無能爲已矣吾嘗論商太甲漢武帝皆敗禮敗度之主也反  
其才而用之卽可以太有爲太甲有伊尹爲之輔導故早正  
其德武帝則無之暨其晚年乃自追悔下詔天下罪已責躬  
噫黯之不能辭其責亦已明矣雖然黯存而帝猶獲聞鯨言  
有所嚴憚黯死而狂惑愈甚然則黯亦可謂之拂士者也

范文正公論

黃永年

士無英偉冠世之氣不足特起於末流無痾癘天下之心不

足澤被於一世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是志也氣也士之有振衰式靡之責者不可一日而無者也今天氣蓋一鄉則一鄉齷齪萎靡頹敗之習有所不能染氣蓋一國則一國齷齪萎靡頹敗之習有所不能染氣蓋天下則天下齷齪萎靡頹敗之習有所不能染惟其自立也高故所見也遠及其顯也天下亦翕然從之是故其意念之所經營知慮之所摩畫皆迥然絕異於世俗之所爲當其未出衆日相與接亦未由闕之耳嗟夫觀於宋范文正公仲淹士可不早自立也哉五季以來風衰義喪士惟知苟榮貪位四維既絕人紀淪亡宋初頹風猶是也范質王溥無論已寇準以命世之英方罷中書即求使相已復附會天書以圖干進蓋風習移人賢者不免百有餘年於此矣范公出而始

厲廉隅振名節其取舍辭受進退出處斷然有所不苟世俗所謂寵辱毀譽得失死生禍福利害浩然一無足動其意天下之士聞范公之行惕然始知有恥而爭趨於名義之重宋之風俗爲之一變非其氣之清明剛大烏能興之其自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飲食寤寐惓惓皆經世澤物之心其學自兵刑錢穀水泉農政職官邊陲險塞無所不周一旦出而用之也皆取諸懷而素具始在彙中遺執政書極論天下事他日爲政皆不易其說故其言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言然其行亦然非所謂大丈夫之事與眞仁之世賢相多矣然功存於廟社澤及於一時若夫功在名教道師百世使天下聞風頑廉懦立則惟公一人而已光岳氣偏士風攸墮下者懷溫飽上者希名位詩書用爲竿牘道義假

爲清談後先相師輪蹄一軌古大人豪傑之志業久絕於斯人之夢寐宜乎齷齪萎靡頹敗而俱無覩也儒者之言曰立志以帥氣夫氣也何以必待於帥之哉世之隱足以賊吾氣者甚衆而人之生也資非大賢清明之氣受於天者無多人世以後污濁橫流浸漬衍溢不能固存其清明之體則日漸隨波逐潦沒身而已安望其能自樹立也吾故因論范公之人而及此士之有志者可以省矣

涇水論

王太岳

謹按秦鄭國漢白公豐利及元之御史新渠明之廣惠與今龍洞渠涇陽新舊志皆云名殊而實一其說非也鄭渠東北行合冶谷清谷濁谷及薄臺石川諸水逕富平蒲城以達同州朝邑史記所謂竝北山東注洛而徐廣謂出馮翊懷德縣者是也白渠東南行循涇水逕高陵臨潼以注於渭故漢書云尾入櫟陽是此兩渠取逕本不同矣鄭渠在唐時僅有故道可考而宋代遂云不可復今更無遺跡矣白渠雖至今不廢然自宋熙甯大觀間鑿中山引涇水東南與小鄭渠會下流二十餘里乃與白渠合則是古今所通號爲白渠者乃在三限口以下而其引水出中山谷口者了非當時舊蹟則白渠之廢亦已久矣宋渠北移白渠口上五十餘步元渠又移

上豐利渠北二百餘步明渠又上御史渠北里餘皆承前代廢蹟而更張焉非因之也今之龍洞雖承廣惠之舊然昔本引涇入渠今乃卽山瀾泉昔以引涇爲利今更拒涇使不爲害置制既別功用亦殊安可混而同之世之論者不惟其是非利病是辨而欲驅今就古以相傳會太史公所謂無異以耳食者也又史傳所書渠事其言或不可曉往往疑於夸誕史記曰渠就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田四萬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諸侯以予考之秦之強始於孝公商君歷惠文武昭襄而日以益盛天下諸侯至於從散約解爭割地而事秦岌岌之勢亦可見矣譬之羸疾歸於必盡其有不同者遲速閒耳而或者誣舉一日之事謂死於此非確論也始皇之立也體暴橫之姿而承六世

之餘烈以雄視六危國六國者初不聞有發憤自強以能與秦抗方且蹙縮屏息苟欲延命旦夕而恐不得其氣固先盡矣當此之時天道人事皆有不并於一而不能已之勢秦特投閒應會而六國之社已墟故曰亡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柰何司馬氏遽以是爲鄭國功邪嚮使秦殺國而趨伐韓韓能支乎嚮使穿渠而竟不就秦將終不得吞二周并諸侯乎此史家鋪張之文務在盡意而不求其實者也又所云畝收一鍾者注云鍾六斛四斗而小爾雅二缶謂之鍾注云八斛至淮南子要略篇注則云鍾十斛古說之不同已如此而今日關中渠田歲收率不過三四斛其最豐大者要四五斛止矣安有所謂六斛四斗至於八斛十斛者又鄭渠注洛三百里而云溉田四萬頃白渠袤二百里比鄭渠之長當三之二

而漑田纔四千五百頃十少其七八相懸何太甚也矧古今  
頃畝異制宋初謂周制步百爲畝商鞅以爲地利不盡更以  
二百四十步爲畝然秦既廢井田闢阡陌亦足盡地力矣而  
是時始爲賦賦從畝出秦其肯廣畝以減賦邪必不然矣漢  
書食貨志注鄧農曰古百步爲畝漢時二百四十步爲畝古  
千二百畝則得今五頃趙氏亦曰古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  
而桑宏羊曰先帝哀憐百姓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  
步爲一畝率三十而稅一此當時目見之語當於情事爲真  
而鄧趙之說流傳有本田制改於漢不改於秦審矣由是言  
之秦猶用周百步之舊則當時所謂四萬頃者止得漢之一  
萬六十餘頃史特從其多者書之耳不足爲據其他書傳同  
異尤多白孔六帖曰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言鄭白

渠漑田四萬餘頃今止漑一萬餘頃文獻通考曰至大歷中  
水田纔得六千二百餘頃而唐書云永徽中兩渠灌浸不過  
萬頃大歷初減至六千畝初疑畝字或是頃字之譌然其下  
書云歲少四五百萬斛以歲收最豐者計之非百萬畝不能  
得此數則豈非永徽萬頃之灌浸幾於盡廢故唐書謂減至  
六千畝而馬氏作通考或者未之詳邪宋淳化閒杜思淵言  
舊白渠漑田歲收三萬斛計其田初不甚廣及至道閒梁鼎  
陳堯叟則曰田存不及二千頃尋使皇甫選何亮相視乃言  
漑三千八百五十餘頃其後景祐閒王公又言今纔及三千  
頃元至治初屯田府言漑田七萬畝而天歷閒陝西省准屯  
田府照乃言漑七萬餘頃明廣惠渠項襄毅公自記云漑田  
八千二十二頃八十餘畝又漑西安衛屯田二百八十九頃

五十餘畝而明史本傳云七萬頃余子俊傳又云千餘頃袁化中則云定灌田八百頃豈能自贏縮邪年代既久傳聞異詞紀載之人各隨所得書之不能統壹其爲乖悞固無足怪至若項公作記渠實未通何由逆知溉灌之廣此必有人希意獻媚粉飾增加而項亦樂取其說以自侈大正可謂之上下相蒙者也由以此推宋史之三萬五千餘頃元史之四萬五千頃大抵皆出之始建議者計料之詞與當時有司告報之數史臣特取故牘采輯而潤色之耳則其爲書庸足信乎昔莊熊羆請穿龍首渠以爲可令畝十石及作之十餘歲而猶未得其饒自古喜事夸功之人其言往往無驗宋元之事殆亦類此孟子所以取武成二三策也或者曰爲其利民也故亟書以勸是又未覩於利害之數者也夫穿渠之勞豈不

可數而知哉鄭白之工史不詳其本末然韓本謀罷秦秦覺而至欲殺鄭國則是果足以罷之也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皆言番係穿汾河渠鄭當時鑿漕直渠朔方亦作溉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迄不就費亦各以鉅萬數白渠之工詎獨下此宋之渠以功大而罷者數矣中間常調發丁男萬三千人屬孫冕督治而不紀其成其後豐利渠塵而成之而工作已更三歲元之御史渠火焚水淬鑿石尺直至金二兩有半積工十四萬九千五百然且三十餘年而功未成明之廣惠渠五縣民更番供役成之以十七年之久而鑿不甚闊泥沙塞渠雖成無用是何用力多而成功少也又況召匠貼役繫椿起堰下至稍芟筰棧麻鐵苦索一切出之於民民益騷然煩費矣宋史曰造木堰凡用梢椿萬一千三百餘

數歲出於緣渠之民夏潦堰壞秋復率民葺之數斂重困無  
有止息元史曰奉元亢旱五載失稔人皆相食流移瘠死者  
十七八今差夫又令就出用物實不能辦集涇陽舊志曰五  
縣民八月治堰九月畢工截石伐木掘泥挽土入水置堰下  
臨不測十月引水以達來歲入秋始罷已復役作寒暑晝夜  
不得少休加以官府程督條約禁限瑣屑尤甚近年水脈艱  
澁沾潤益寡爭訟鬪狠奸弊百出民或上訴願弛其利以免  
劬瘁有司以故事恆規不敢輒許後志曰自谷口入山峭壁  
高巖陰飈慘栗絕少人居宿頓無所每夫分領一工身入洞  
底撥石爬泥常須兩三人在上爲之引繩轉送數人而食一  
工之食豈能宿飽五縣相去或數十里或百餘里往返奔命  
勞怨可知嗟乎穿渠本以利民也而民之勞費至於如此非

以愛之實以害之朝廷本意亦豈如此今之龍洞則明之廣  
惠故渠也渠之水則山下之散泉也然而因其已成不別事  
穿治矣收其汎走不更勞陂堰矣於是決疏泥淤完治堤岸  
不過費縣官錢數千計而此數十泉者固已冲澌浩衍合能  
效技以畢輸於渠而流瀾於四縣以視昔人鑿山堰水力愈  
勤而謀愈拙者豈特事半功倍而已若乃役由和僱而無調  
發期會之煩官自購材而無科率抑配之擾役興而人不知  
功成而上不有至矣哉豈非萬祀之永賴百王之極則者乎  
然是泉也項襄毅實嘗鑿而出之而龍洞以南衆泉星列則  
尤非旦夕之所可得然而昔之人莫有爲之計者何也引涇  
之利熟於耳而盤固於胸臆雖有他便利至於倍蓰什伯而  
莫與易焉是故交臂而失之也向使蚤知變計如今日則將

遠引深閉以拒涇而不暇尙何至穿山治堰亟困其民而不已哉是故古人之法不善用之而或足以敗而善爲理者酌劑變通雖其陳迹敝政而常能轉禍以爲福因敗以爲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其信夫雖然今日之計亦有當急者曰謹視堤壩而已堤之作亦自項襄毅時寬七尺崇二尺而已然更百數十年而其功不壞雍正時始增高二尺亦數年無恙乾隆二年通判羅國楫請於臺使又增高五尺未二年而涇水大至堤竟毀其後易知縣唐秉剛繼治之以乾隆四年十月堤成至八年六月又毀是何也堤崇二尺至不高也而七尺之徑則已厚其用但足以障泉而不足以捍涇昔人比之布甑於地水至則漫而過耳後之增砌至於九尺而七尺之厚無所加非獨不加而已層累之形豐下而削上比

至其顛纔有三尺如是則形單地危而其禦大水也無力而是水也挾其暴盛之氣出於兩岸之間陔隘束急無所發怒適與堤遭則瞞抉掀壓以圖一逞不幸而授以尺寸之開則崩潰遂不可止勢固然也是故治堤之法苟欲崇之則必厚之不然者毋甯卑卑而涇水入焉雖足以淤渠待其過而搜剔爬梳一日夜之力耳高而不厚則水之漲發無常雖更增之尋丈猶未能使涇不入也而崩潰之患其費必鉅而又需之歲月而後完使百姓坐失數時之利故曰毋甯卑也此有司之所宜知也諸壩之制惟洞口爲非宜聞之故老順泊開金漢鼎實始爲此乾隆二年之壩特因之耳金之始爲渠蓋猶覬覦引涇旣而知其不可引也而見洞中之泉亦足以會衆泉資灌溉於是始慮濁涇之敗泉而置壩以拒其入顧猶

低徊顧戀僥倖於涇之萬一可引而姑畱洞口之跡以不沒其舊此惑者見也夫洞口之鑿欲引涇也然而常時則涇不受引比其漲盛而濁汚乃足以敗泉然則洞口者揖盜入室之計也自順治時至於今又百餘年矣涇流去渠口又益下矣渠泉之為利較然明矣此其與涇誠有不兩存之勢尙何洞口故蹟之足畱哉謂宜毀撤此壩以巨石堅塞洞口視其損敝而時葺之使濁涇不得涓滴入而洞泉不得涓滴出則壩之北尙有泉二三孔可以益渠以大其利所謂拔本塞源計無有急於此矣若大小遇水槽兩間水磨橋大王橋廟前溝渠石各垣皆清濁之要限出入之巨防雖嘗設水吏守視而此曹小人不知大計惟務偷安狃於尋常以為無事畧不視省或敝損已見忽不為意不以聞官坐使渠水滲漉日減

月削猝遇漲水墮圮立見若此之弊竝須官自檢察不以寒暑輟按行不以細小廢賞罰持久不懈功利滋多此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之道也嗚呼 國家規措之計蓋已斟酌古今而備具美善今所言者皆歲修事耳然非豈弟君子盡心勤民者不能任焉南陽召杜其終不可復見與董子曰事在彊勉而已歐陽子曰職思其位是豈不在有司者哉

廣師說贈蔣清容

王太岳

道藝相授之謂師經傳所稱莫有易也漢世士大夫以風義相高於其府主舉主竝執在三之節蓋隱然兼君師之義唐以來尤以進士為榮選一受知於其門則恩禮加備至於子孫不改而其後遞相增崇遂乃儼然歸以師號稍非古矣然貢舉之與辟召厥義維均而進士獨以文章投分於道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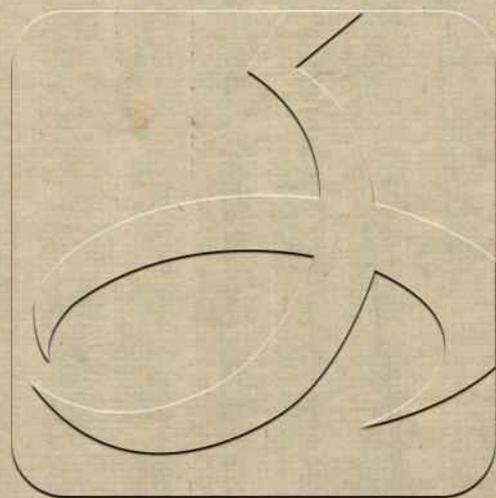
事爲近而其相砥勗者亦且未有已則於古者師弟子之義若小乖而終以大合歸以顯號也亦宜蔣子清容奇俊之士而嘗謬以某爲師始某見其詩於張素邨齋壁甚工後五年得其文於禮闈甚奇已而識其人於涂太常邸第甚喜而蔣子已盛服懷刺款門來謁升堂再拜跽而納摯至於今年矣周旋酬接及見於文字論議藹然古師弟子之義雖遠而不廢旣久而彌勤也夫以子之才地雄麗宏肆至爲時俗所驚怪某無氣力以相振拔無道德以相增長此所謂爲衆人師且不敢者其敢抗顏於子之左右哉珠璧重寶之愛炫於前而禮讓媿恥之心處其後固宜其貪而不能割矣雖然若蔣子者可謂不苟矣彼其心固非以名號相崇奉而誠有意於道業勤勤焉期以相砥勗者雖終其身不倦而某五十無

聞顧猶好言論爲文章以漸近於古人之道又喜推獎氣類與一時賢傑陳義考德雖處外遠不忘斯義蓋古人後感恩而先知已所謂不待成身而後拜賜者蔣子之義也學問之事彼此相長子不有得則我得之所謂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者某之所執也果如是則雖抗顏於蔣子之前亦不足怪今蔣子已自致雲霄儼然據史席操著作之柄無奔走拂鬱之事以亂其心則其於所謂道義者誠將與相砥勗而未有已也某誠感其執義之篤故作廣師說貽之既以自解又以勉蔣子若乃規趨形勢推引名聲某之闇昧誠不及此抑蔣子旣羞之矣

貞女持服議

莊存與

問曰女既聘矣未有期而婿死女也喪之終不嫁或遂適舅姑之家而立之後或死以徇之舅姑當迎之乎否乎生當相養以恩乎疏而外之推而遠之乎死當合而耐之乎遣歸葬於女氏之黨乎上之人許而旌之乎非而禁之乎抑哀而聽其自適乎世之君子議此多矣禮之言也畧將安所折衷乎曰世之議者執曾子問而以此爲非禮此未達也禮所記聖人所訓有吉日而夫死則女亦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誠有是云爾固未嘗令之適夫之家持夫之喪而不嫁也亦何嘗詔之曰是不可以不更適人且禁之曰夫之家不可以處不得正其名曰是吾夫也不得舅其舅姑其姑也且大爲之坊曰有若此者大無禮也不知命也記有其文乎無其文則豈



聖人忘之乎夫斯女之於斯人不幸而死固已不外之曰男子死而戚之曰夫死矣眠女之死不名之婦而名之女不大有辨乎竊嘗論之未成之言尊者之所施於卑也卑者不得施於所尊禮服傳曰夫至尊也妻至親也親之而後成其辭漸尊之則既成其辭亟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且女未廟見而死婿不杖不菲不次曰未成婦也反而推之女未廟見而夫死亦將曰未成夫也而滅殺其禮與其服乎哉生則反在父之室死則葬於父母之黨乎哉此所謂不知其理而推其類者之爲惑也行露之詩曰豈不夙夜傳曰言有是也冰泮則殺禮可矣召南申女禮不備不行當日之有司罪而速之獄苟非召伯莫知鼠無牙而雀無角矣夫殺禮而昏固聖人之所許而非聖人之所貴所貴者申人之女禮不備不

行也宋共姬之宵不下堂也宣夫人之入持三年喪也一也若女而不婦之譏則非錄伯姬之旨矣其又可譏宣夫人婦而不女哉若夫及國門與在塗也有吉日若未有吉日也納吉而未納徵也皆一以斷之而不復爲之薄厚於其閒所謂尊之則既成者也曰尊既成矣申女何以可不行乎曰豈獨申女苟其大不義則夫可以出妻婦可以義絕今所求之禮非難行也而必不行所惡之非禮非難去也而故不避則強暴之畏而已矣故曰室家不足則不得成其爲尊而召伯斷之使不女從者也然則若宣夫人者不爲賢者過之乎曰非過也人心皆有之中庸也不以存亡易心後之君子有若宣夫人者迎之義也相養以恩義也人與之子俾其夫無子而有子則慈也卽不有子俾其舅姑失子而得婦則孝也生

相養死相葬又何疑焉百年之養猶一日之養雖不三月而死葬於夫之墓不歸葬也持服則為重矣若彼遷葬嫁殤恩不屬義不篤而率情徇欲者之所為也豈同日語哉誠可哀也誠可旌也禁之何心乎

鄭注女服斬衰今日齊衰何也曰斬衰必三年期以下則齊衰也齊衰可以弔斬衰非弔服也持服則必斬衰不持服故必齊衰貌以表心服以表貌康成曰斬衰雖未必得聖人之旨而男之為女不可等於女之為夫則決矣自注

經義制事異同論

王昶

古無經術治術之分也必衷諸道道者所以制天下之事裁其過引其不及循循然使民共由於道中故禮樂者道之器也兵刑者道之斷也食貨者道之資也他若可驚可愕非常之舉猝然臨之而聖人不以為異以為異者吾固有常者以節之要皆使不繆戾於道焉乃止然聖人又慮後世之未明乎道之故也垂之言筆之書且其所為筆於書者反覆詳焉而不厭俾後世因吾言以求夫道因乎道以制夫事而聖人之道已大白於天下故古之經術治術無別也自六經中厄於秦火漢儒倚摭掇拾於煨燼中為之箋解訓詁貫串鈎穴功亦可為鉅矣其間往往有以易候氣以洪範驗五行以齊詩測性情以春秋決疑獄以禮定郊禘大典而缺畧放軼不

能盡悉聖人之道之所以大於時為管商申韓鄧析子之學者遂得竊起持政事之柄而經生僅僅守其空文以相號召經與事遂判然為二雖生心害政未嘗不歸咎於異說而諸儒之迂疎無實用或有以致之也宋胡氏瑗憂之因分經義治事為二各因質所近以教授諸弟子其後用之於世莫不班班然有成效可紀夫胡氏治事粹然一出於正盡掃管商申韓鄧析刑名法家之積習使學者知王道所本洵可為造士者法矣然其所治經義者將抱聖經而止斤斤焉佔畢乎抑亦將以不嫻治事之人而使之仕乎恐治經義者仍歸於迂疏無用而聖經終以虛文傳世也然則學者之為業也惟就其質以擇所事事焉而六經中所有言其事者悉反覆攷證以端厥本使異日出之皆為有用材庶經術與治術合大

道其不分同異也夫

漢文帝論

王昶

漢高祖堅忍好殺疑其不足以貽子孫享國長久卒歷十二帝祚二百餘年由文帝休養之功為多蓋自周衰東遷五伯迭興百姓苦於戰鬪至七國始有甚焉秦之帝也不過四十年浸尋迄楚漢間喋血無虛日民生之倒懸憔悴五六百年於此矣文帝自代來見天下之易治而難亂也而周勃灌嬰輩以行陣老益厭言兵於是務寬厚崇清靜惇恭儉以為休養生息之計廷尉以張釋之更秦苛法殆盡任張相如等長者而畜夫謀謀捷給之人斥弗取匈奴入犯整軍以禦之出塞乃已尉陀倔強南越卑辭遜語以屈之雖以賈生流涕太息欲縛中行說削七國地帥天下以整齊嚴肅帝猶恐其紛

更擾動而不之用於是乎安靜無爲漢之元氣始固夫是時周亞夫劇孟之徒善將兵非遜於衛青霍去病楊僕諸人也陸賈之徒善馳說非遜於張騫唐蒙諸人也而文帝卒不之使以爲天下已甯矣百姓苦戰鬪已久矣撫循之安輯之足以爲治不然驚遠畧而忽近患此亡秦之續爾文帝不忍爲也文帝惟不忍爲然後百姓之戴漢也益堅故雖以武帝踵其後連兵三十餘年中國騷然而百姓猶不忍以亂且叛不然高祖所爲岌岌不終日之勢也何能享國長久如此雖然武帝之好兵景帝之殘刻啟之景帝之殘刻文帝使鼂錯爲家令啟之則爲文帝者其於佑啟之道惜猶有所未盡也夫

唐宋兵制得失論

王昶

從來治國者莫急於治兵君任良將將驍精兵有可強不可

弱之勢然後國家久安長治不當襲寓兵於農之迂談以誤國也唐宋之主皆百戰而得天下唐強失其所以爲強則僨亂而蹶宋弱不振乎其所以弱則疲茶以亡說者謂唐之制以府兵爲最將軍統諸府府有郎將坊主團主相統治此制馭之善宿衛者視地遠近爲五番七番八番十番十二番之法此戍役之善二十而兵六十而免此休息之善全府發則折衝以下皆行不盡或果毅行或別將行此調發之善軍有坊置主一人以課農桑此勸課之善夫亦取其與周禮畧有似焉而不知唐兵之強不在此愚嘗考太宗之置禁軍也擇善射百人爲二番又選材力驍壯者置飛騎試而取之也甚精其十二道都尉率五校兵馬而訓練之步伐擊刺秩然有條故橫行天下而莫當也開元初年廢府兵置曠騎各衛軍

悉果敢而勇於戰所以高俅獲車鼻裴行儉斬泥孰匄王孝傑破泥孰侯斤此時兵號最强李林甫停上下魚書童奴侍官習爲翹木扛鐵禁軍弛而各衛軍皆壞軋犖山得以擁二十萬之衆一發莫支後雖撲滅而老兵悍卒秉節鉞以鎮要地聚財賄以養死士黑雲落雁銀槍効節感私恩而致其命始也各衛弱而不足制藩鎮國遂以亡故曰失其所以爲強則蹶也若宋之兵不然開國之初曹彬潘美皆大將才而未足以當一耶律休哥寶元時韓琦龐籍皆名臣而不能平西夏兵本弱也慶厯初禁軍入籍者八十餘萬王曙王繼英嘗言驕惰悍慢率不可用迨道君將童貫而闕額至二十四萬金人直入其誰能支之南渡後兵半入於盜半死於戰張慤之巡社王庶之義士一經見敵靡有孑遺自樞密院頒教閱

之法而宿衛稍強自左右翼親自教戰而外軍亦少震故大敵巨盜內外交訌吳韓劉岳諸人猶能屹然壯東南半壁者此也咸淳間招平民爲兵取充數以覲賞格兵制極壞惟江淮水軍布置漸密其餘無足取者夫遼人二帳十二宮一府五京有兵一百六十萬善戰能寒金人兄弟子姓皆良將部落保伍皆銳兵元則外有禿魯華諸軍內有四怯薛諸軍戰勝攻取電激風發卽西夏僻處銀綏而十二監軍六班十部之設其雄才亦有過人者而宋以疲茶之兵當之宜其始而納幣繼而拜表稱臣終至崖山之痛也夫設兵之善莫如唐三百餘年四夷無敢彎弓南下者馭將之善莫如宋三百餘年叛臣無敢稱兵犯闕者然開元以前總管節度威震邊關詔書甫下解職趨朝不聞跋扈以抗王命知唐末之亂非立

法不善而任人之不善也論兵者舍宋取唐知人以任將任將以練兵庶中外宴然而國家有可強不可弱之勢矣

續復讎論

王昶

自唐徐元慶手刃父讎束手歸命陳子昂請誅之而旌其閭  
柳子厚駁之宜矣柳子云誅其可旌是謂黷刑旌其所誅是  
謂黷禮旌與誅莫得而並焉然卒無以全孝子而并全國法  
也夫世之殺人者其事恒見其情不一平居里巷小民互相  
讎殺果出於謀與故與是法所不得貸也等而次之則往往  
出於寬典然寬典不可以例孝子之心何則國家立法以天  
下為準者也罪雖當死而反覆推求或有一綫可原略加寬  
貸以示竝生竝育之仁至人子以父母為準者也父為人殺  
而人不得麗於殺椎心泣血早夜呼憤固有不能已於頃刻

者卒然相值猶緩其報復之心徐推其殺父之故且原國法  
之已盡而任大讎之在前此必非人子而後可苟為人子未  
有不投袂而起義不反顧事不旋踵者記云父母之讎弗與  
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明教以讎之必復矣執法者因而  
原之是法之所已生者而仍不得保其生勢將廢法因而殺  
之是殺處心積慮為父報讎之孝子也殺孝子不可以為天  
下訓然則何以全孝子執法者於此不幾於兩窮哉吾嘗考  
諸唐律疏議有殺人移鄉之條文曰諸殺人應死赦例移鄉  
律又云若死家無期以上親或先相去千里外不在移限蓋  
世容有不盡償命之人而不可絕孝子報讎之義既不可絕  
孝子報讎之義自不可再殺報讎之子是以令曾殺人者避  
諸千里以外孝子即知讎人尚在而無所見以激其悲憤則

倖而生者終得生全而孝子不致罹於慘法此全孝子而并以全國法仁之至術之至善者也或其人自恃凶悍藐視諸孤猶復來往故鄉以鳴得意則搦刃其胸與孝子又何誅焉然此律蓋不始於唐兩漢豪俠之流多有避讎者是以沿而載之耳吾怪于昂子厚宜皆深明國典乃於永徽初年所定之例不加省察而徒爲此紛紛也

五嶽說

姚鼐

或問五嶽所居前儒異說惡所定諸曰是不可定也昔舜攝天子一歲中周歷四方書第言東巡之爲岱宗而已南西北曷嘗言其嶽之爲某山哉夫嶽者以會諸侯使望走其山下者也天子歲所至方適有當親觀於其地者其地左右遠近不可必則必擇其地近之嶽而朝焉可先時使命以告其方之候而不可爲一成不易會侯之嶽可爲會侯不易之嶽惟東方限於海其地不甚曠遠者也故書言之不得不異其辭爾蓋昔黃帝嘗合符釜山釜山爲北嶽而非必恒山也及禹合諸侯於塗山塗山近霍則霍山爲南嶽矣禹又合諸侯會稽則會稽亦南嶽是故南西北會侯之嶽無一定之山此禹以前之制然也自禹以後天子不能行一歲周行四方之禮

惟於岱宗尙有巡至之事則徧召四方諸侯於一嶽之下以至周所云衆頰曰同者蓋在岱宗爲多云若夫南西北之嶽既不爲巡狩所至其山徒爲望祭所秩秩望可以有定名故四嶽有定名不知何時始然必三代之君不能行一歲周巡之時之制非唐虞之制矣夫古帝所巡狩昔嘗命是山爲嶽矣則後王皆可取之爲嶽嶽有定名而前後王所定又異焉故爾雅釋山既載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河西嶽河南華矣又載泰山爲東嶽霍山爲南嶽華山爲西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儒者相傳異說蓋皆古王者制也而不能質言其更易之時故鄭康成以爾雅後說釋大宗伯之五嶽以爾雅前說釋大司樂之五嶽誠亦不知二者於周禮孰是非也若夫虞書第言四方之嶽而何休注公羊引書於如西禮下有

還至嵩如初禮六字太史公封禪書記舜四巡後亦有中嶽者嵩高也之文似所見尙書同於何氏且夫國主山川天子之都宜有嶽焉唐虞皆在河東惟霍太山近帝都殆帝都之嶽也故霍太山古有嶽之名至潁川南陽夏人之居湯居亳皆在中土則太室爲王都之嶽無疑矣然亦不知當世果有中嶽之名否也稱嵩高爲中嶽或虞夏已有是名與或始於周與夫考論五嶽爲定論作爾雅者不能明而後人欲明之非所見之過也與

郡縣考

姚鼐

周之制王所居曰國中分命大夫所居曰都鄙自國而外有曰家稍者矣曰邦縣者矣曰邦都者矣而統名之皆都鄙也鄭君云都之所居曰鄙殆非是宜曰鄙之所居曰都詩曰作

都於向月令曰毋休於都然則都者鄙所居城之謂也見於詩書傳記凡齊魯衛鄭之國率同王朝都鄙之稱蓋周法中原侯服疆以周索國近蠻夷者乃疆以戎索故齊魯衛鄭名同於周而晉秦楚乃不同於周不曰都鄙而曰縣然始者有縣而已尙無郡名吾意郡之稱蓋始於秦晉以所得戎翟遠地使人守之爲戎翟民君長故名曰郡如所云陰地之命大夫蓋卽郡守之謂也趙簡子之誓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郡遠而縣近縣成聚富庶而郡荒陋故以美惡異等而非郡與縣相統屬也晉語夷吾謂公子絳曰君實有郡縣言晉地屬秦異於秦之近縣則謂之曰郡縣亦非云郡與縣相統屬也及三卿分范中行知氏之縣其縣與已故縣隔絕分人以守略同昔者使人守遠地之體故率以郡名然而郡乃大矣所統有屬縣矣其後秦楚亦皆以得諸侯地名郡惟齊無郡齊用周制故也都鄙者王朝本名故晉秦楚雖爲縣而未嘗不可因周之稱而周必無郡之稱以郡者遠地之稱也秦之內史漢之三輔終不可名之郡況周畿內乎周書作雒篇乃有縣有四郡之語此非真西周之書周末誣僭之士爲之也

議兵

姚鼐

兵民分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復合者勢也今有人焉命其子弟入則挾筴操管以學書出則量庾數權輕重度長短持籌而營什一之利其子弟必無一能矣今君國子民者俛而使耕稼之農聽號令習擊刺舍田里安居而履鋒鏑而輕死亡之難其病於衆庶而傷於國也亦明矣目不兩視耳不兩聽

手左右畫則乖足跂立則先疲兵農兩爲戰則速敗而田野爲蕪萊國何賴此哉然古王者兵未始不出於農何也古之時征伐之事固少一旦戰而用其衆也至於萬人則爲多矣日行三十里而舍戰陳必以禮節焉擇素教之人而使進退止伐於疆場之交不啻爲揖讓俯仰於庭戶之內也夫何爲不可後世不然動以百萬之師決勝於呼吸之頃屠滅之慘川谷流膏血軍旅數動則士長齒槁骸於營幕之中當此之時士卒知戰鬪而已居則暴桀而與人若不同類固不可使伏居井里而民苟非習於兵者亦不可使之復爲兵矣昔者湯之伐桀也民則曰舍我稽事湯至仁也以民爲兵不免於怨若後世之兵善撫循之或踴躍以從戎事豈將能賢於湯武哉兵與民分之故也昔者管仲用齊欲以兵服諸侯管仲

知先王兵民爲一之制不可以決戰故參其國伍其鄙國中士之鄉十五五鄉爲一軍參其國故三軍以方行天下伍其鄙故野有五屬五屬皆農夫而已國則爲軍鄙則爲農雖不盡若唐宋以後之制而兵民之分自是始故齊之伯天下者兵習戰而農不勞是故管子天下才也謂兵不可擾農亦不可盡一國而爲兵定以三萬人教以軍令使之足用是故兵必習戰農必習耕兵不習戰農不習耕雖多不如其寡已嗚呼後之爲兵者何異於管子也兵額多而不盡可戰又不欲養兵而逸之使之不習戰而習於百役自明以來運糧之丁其始兵也而卒不能持一槌以與怯夫爲鬪然以代民轉輸之苦尙有說也今之營伍有戰兵有守兵不習知戰守之事顧使之雜爲捕伺盜賊詰私販娼妓賭博之任無不與是直

有司事耳使兵足任之而有司不能何以爲有司況兵藉是名而恐喝取財擾地方爲害者有之矣夫兵農惟不欲兼也故使之專於爲兵今之紛紛而呼於市而誰何於道路者夫豈非兼任也則又不若使爲農之爲愈也

壬辰公薨說

姚鼐

春秋爲魯弑君諱晉董狐齊太史值趙盾崔杼之事則書其國史皆曰弑君二者之於史其孰是焉曰皆是也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不忍言君之被弑仁也弑君之賊紀諸簡策以爲戮亦仁也然以史義言之則晉與齊其爲正矣春秋之作也其文則史孔子曰其辭則某有罪焉爾因其事而易其辭孔子有之併史所載事而易之孔子所不爲也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使孔子生於齊晉而史作焉使董狐齊太史生

於魯爲春秋書羽父慶父襄仲之弑皆無隱焉吾知孔子必因其故矣惟魯舊史之文曰薨曰卒聖人則亦從之而以不地致其意以不地致意豈若明著其賊之爲著耶孔子不敢易史氏之舊非以爲正而爲後世作史者法也彼世之爲史者吾異焉既於列傳明載弑君之迹矣而諱於本紀是何爲耶且春秋以魯人爲魯諱亦其宜也今以異世而修前代之史於吾非所不忍言者而以諱爲學春秋之義是失義之尤者也太史公本紀書申侯弑幽王趙高弑二世良史宜若是舍良史之法而爲彼進退無據之辭知春秋者宜弗爲也

李斯論

姚鼐

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於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當秦之中葉孝公卽

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  
禁游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強數世兼并諸侯  
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  
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爲之而不厭  
何也秦之甘於刻薄而便於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爲善  
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  
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爲商鞅之學掃去三代先王  
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爲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法而  
尙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遭值非始皇二世斯  
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爲仁也亦以趨時而已君子之仕也進  
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卽有學識甚當見其  
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嘔蹙於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於

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爲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  
何於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爲之者謂當吾身  
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  
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  
遺後人而彼晏然無與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  
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  
履履虎尾咥人凶其能視且履者倖也而卒於凶者蓋其自  
取邪且夫人有爲善而受教於人者矣未聞爲惡而必受教  
於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訟言儒效雖閒有得失而大體得  
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於卿不亦遠乎行  
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游  
宦而李斯諫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於同者豈其本

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甯新法其後章惇曾  
布張商英蔡京之倫曷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  
亡宋與李斯事頗相類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  
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爲人尤  
可畏哉尤可畏哉

賈生明申商論

姚鼐

太史公曰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宏用儒術顯世多疑之果  
若是則公孫宏賢於賈生邪宋儒者以爲生上書謂醜弊之  
所非斤則斧以此待諸侯爲申韓之意吾謂不然生欲立法  
制以約諸侯王使受地有定不致入於罪而抗到之所以爲  
安全也斤斧以取譬耳豈刑戮謂哉此不足爲生病然遂謂  
太史公爲誣賈生則亦非也夫戰國以來百家竝興雖或純

或駁或陋且謬悖推本之彼亦各原於聖人之一端未嘗不  
可相爲用也顧用之何如耳冬必裘而夏必絺者時也齊甘  
苦酸辛鹹而御之者和也諸葛武侯當先主之時寬法孝直  
救李邕張裕其用意一出於慈仁乃以申韓之書教後主知  
其所不能也且賈生諸葛皆所謂天下之才識時務之要者  
矣申商明君臣之分審名實使吏奉法令而度數可循守雖  
聖人作豈能廢其說哉然使述此於景武之時則與處烈風  
而進髮者何以異良醫不能使鍾乳烏頭之無毒而使其毒  
不爲患也惟文帝仁厚而所不足者在於法制故賈生勸之  
立君臣等上下法制定則天下安此皆申商之長也申商之  
短在於刻薄賈生之智足以知文帝必不如申商之刻特患  
不能用其長耳景帝之天資固薄矣提殺吳太子於嬉戲疏

張釋之而誅周亞夫其資如此而鼂錯又以申商進之何怪有吳楚之難賢者視其君之資而矯正之不肖者則順其欲順其欲則言雖正而實與邪妄者等耳賈生當文帝而明申商汲長孺為武帝言黃老彼皆救世主之弊和而不同豈如公孫宏匡衡之流雖號為儒者誦說之辭洋洋盈耳而適以文其姦說者邪周公之告成王曰詰爾戎兵方行天下召公芮伯之告康王曰張皇六師若以此言施之好武之主其害豈不更重於申商哉惟於成康之時則無以復易矣吾嘗謂觀人之真偽與書之真偽其道一而已世所謂古文尙書者何其言之漫然泛博也彼以為使人誦其書莫可指摘者必以為聖賢之言如是其當於理也而不知言之不切者皆不當於理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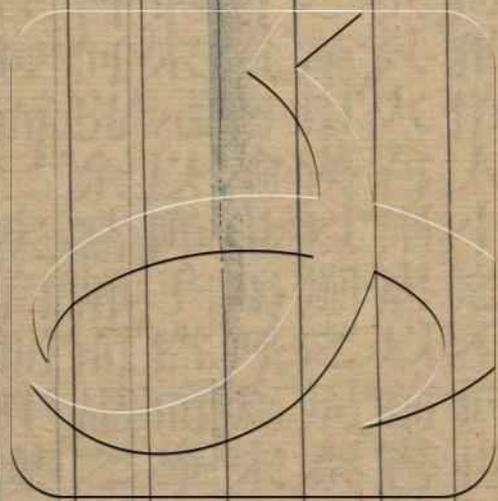
翰林論

姚鼐

為天子侍從之臣拾遺補闕其常任也天子雖神聖不謂無失人臣雖非大賢不謂當職而不陳君之失與其有失播諸天下而改之不若傳諸朝廷而改之之善也傳諸朝廷而改之不若初見聞諸左右而改之之善也翰林居天子左右為近臣則諫其失也宜先於眾人見君之失而智不及辨與則不明智及辨之而諱言與則不忠侍從者擇其忠且明而居之者也唐之初設翰林百工皆入焉猥下之職也其後乃益親益尊益親益尊故責之益重今有人焉其於官也受其親與尊而辭其責之重將不蒙世譏乎官之失職也不亦久乎以宜蒙世譏者而上下皆謂其當然是以晏然而無可為安居而食其祿自唐及宋及元明官制因革六七百年其不革

者御史有彈劾之責而兼諫爭翰林有制造文章之事而兼諫爭彈劾制造文章所別也諫爭所同也其爲言官也奚以異入而面爭於左右出而上書陳事其爲諫也奚以異今也獨謂御史言官而翰林不當有諫書是知其一而失其一也是故君子求乎道細人求乎技君子之職以道細人之職以技使世之君子賦若相如鄒枚善叙史事若太史公班固詩若李杜文若韓柳歐曾蘇氏雖至工猶技也技之中固有道焉不若極忠諫爭爲道之大也徒以文字居翰林者是技而已若唐初之翰林者則若是可矣今之翰林固不可云皆親近居左右然固有親近居左右者且翰詹立班於科道上謂其近臣也居近臣之班不知近臣之職可乎明之翰林皆知其職也諫爭之人接踵諫爭之辭連策而時書今之人不以

爲其職也或取其忠而議其言爲出位夫以盡職爲出位世孰肯爲盡職者予竊有感焉作翰林論



正學論上

程晉芳

古之學者日以智今之學者日以愚古之學者由音釋訓詁之微漸臻於詩書禮樂廣大高明之域今之學者瑣瑣章句至老死不休何雅俗大小之不同也且海內儒家昌言漢學者幾四十年矣其大旨謂唐以前書皆寸珠尺璧無一不可貴由唐以推之漢由漢以溯之周秦而九經史漢注疏爲之根本宋以後可置勿論也嗚呼爲宋學者未嘗棄漢唐也爲漢學者獨可棄宋元以降乎然而學士大夫相率而趨同塗合轍莫有異者何也余嘗靜而思之有二故焉曰天也人也天之道氣運往復而已矣自明中葉以後士人高談性命古書束高閣飽蠹蟬其所教人應讀之書往往載在文集真所謂鄉塾小儒抱兔園冊子者足令人噴飯也物極則反宜乎

今之儒者得唐以前片言隻字不問其理道如何而皆寶而錄之討求而纂述之此非往復之道乎若夫人心之巧則又有暗與事合者唐以前書今存者不多升高而呼建瓴而瀉水曰我所學者古也致功既易又足以動人若更浸淫於宋以來七百年之書浩乎若涉海之塵涯難以究竟矣是以羣居坐論必爾雅說文玉篇廣韻諸書之相礪角也必康成之遺言服虔賈逵末緒之相討論也古則古矣不知學問之道果遂止於是乎又甚者因考據字義而旁及於金石文字夫金石文字之足以資助史學者不過訂日月校職官證瑣事而於制度云為安危治亂之端則其所繫者至小歐陽子固嘗篤好之然亦其才力有餘偶一旁及耳迨趙德甫而所見益淺矣所為鑒古而知今畜德以致用者果如是而已乎勞

心終日惟外之求而茫然不知身心之所在試之以事而顛頓失措臨之以恐懼患難而失所操持由其玩物喪志在平時故了無肆應曲當之具以此為儒果足為程朱供洒掃役乎誠使有志之士吾知必不為俗拘不泥古不遺今博學而反求諸約養心而不蔽於欲斯卓然為儒大宗矣豈必專守一家蒙齷齪小夫之誚哉

正學論下

程晉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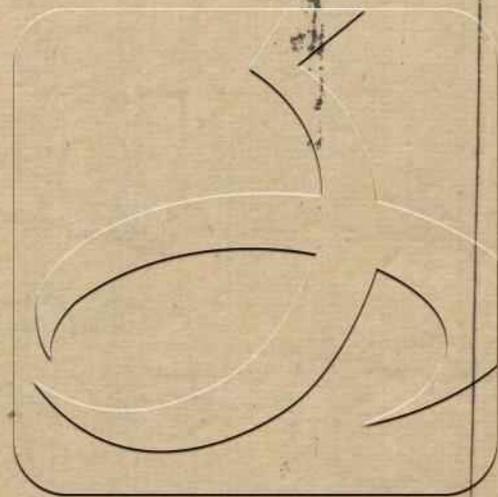
夫古人為學皆以自治其身心而以應天下國家之事故處則為大儒出則為大臣未有剖事與心為二剖學與行為二者也由漢及唐孔孟之真傳不顯而其學行默與古合者亦代不乏人及宋賢出而修己治人之法程功進序之方燦然大明毫釐不爽程朱諸儒亦既小試之而事無不治自是而

降守其教者四百年志節功行先後相望雖其末流亦往往有迂拘濡緩之弊則學而不及者之過非前人立教者之過也我朝顏息齋曰擊闖賊之亂求其故而不得乃歸咎於講學以爲學者但當從事日用不得高言性命其門人李剛主力闡其傳別注四子書自謂直接孔孟望溪方氏爲剛主作誌銘已詳論其弊矣近代一二儒家又以爲程朱之學卽禪學也人之爲人情而已矣聖人之教人也順乎情而已宋儒尊性而卑情卽二氏之術其理愈高其論愈嚴而其不近人情愈甚雖日攻二氏而實則身陷其中而不覺嗟乎爲斯說者徒以便己之私而不知其大禍仁義又在釋老楊墨上矣夫所謂情者何也使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則依然情之本乎性者也如吾情有不得已者順之勿抑之則嗜慾橫決非始於情之不得已乎匡張孔馬迫於時勢而詭隨馬融蔡邕迫於威力而喪節亦可以不得已諒之乎今士大夫一語及講學則譁然應之曰人第以躬行爲尙耳奚講之有其言誠是及退而察其所行則無一事可質之人者此又何說耶嗟乎魏晉之際禮法蕩然而士夫猶有持清議維名教者孰是振靡起衰一反流俗之謬而還之醇樸乎

鵠聖書齋說

王元啟

王君某有別業在萬安其子景明亟來請予爲其書齋之名  
余取龜山楊氏語名之曰鵠聖而爲之說曰學以聖人爲師  
猶射者必棲鵠於侯以爲之的鵠立而矢赴之其有遠近中  
否之不同則視其巧力之優絀而已世徒見秦漢以降其能  
著書以自見於後者不必悉合乎聖而卒不害其爲能言遂  
若孔孟以外別設一區足以爲吾藏身之所不知能言之士  
如漢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之倫以及唐之韓李宋之歐曾  
皆日夜殫精畢智以求入乎聖人之道而時有舛誤則固其  
困於學識之有蔽與其才力之所不逮而非其有意背聖而  
馳也而遂謂學固不必悉衷諸聖賢是何異養由旣沒不復  
有桺葉百步之能遂率意彎空仰射侈然自謂我能支左而



屈右焉其於射也豈有當乎荀子曰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無不可以相及善學者能以聖爲鵠則亦或偏或全或過或不及無不可幾於有成蓋此固知止之學也非然者文與道吾恐其兩無當耳抑此言也龜山先生蓋常道之先生從游程子之門世知其於闡有倡道之功然其所著詩歌古文辭具在自南宋至今六百餘年邑中不乏穎異之士卒未見有能及之者夫文與道之不能離而爲二也好學者必有深信余言之不妄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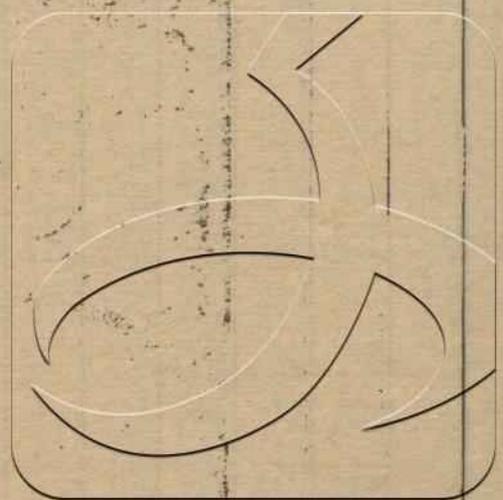
女士詆先儒論

閻循觀

予觀近世文士以著述自命者往往傳會經義以立言然於程朱之學則或者尋釁索疵而深寓其不好之意予惑焉夫程朱之言皆本六經也學者苟近思而求之則有以見其理之一而本末之無殊致矣然而攻之惟恐不勝者則是未嘗致思於其閒也夫未嘗致思於其閒宜若六經之言皆有所不好焉然而崇之惟恐其不至者則是劫於勢而不敢犯也夫人雖甚愚聞有非毀聖人者則怒斥之矣衆人皆以爲嚴而一人以爲侮而不之顧將如大惡大罪之犯衆誅焉至於程朱去今未遠無聖人之號稍有異議人亦不甚怪於是以其宿怨積忤於六經之意盡發舒於程朱而不能復忍者其勢也又有說焉文士所愛者辭也六經之辭古雅深奧利於

引據增文章之光悅故雖棄其實而猶取其華程朱之言直  
陳事理或雜以方言無雕琢之觀華實兩無取焉而其言又  
顯切近今情事足以刺譏吾之所爲而大有所不利則是安  
得不攻也哉然不敢攻其大者何也其大者君臣父子之經  
脩身治人之理皆燦著於經詆之則爲詆經詆經則犯衆誅  
故不敢乃取其訓詁字義攷論故實之異於他說者窮極其  
變至刺刺累幅不已或詆之爲愚爲悞嗚呼六經程朱之所  
傳者非字義故實而已也其道在於君臣父子之經脩身治  
人之理人道之所以經緯天地之所以貞固鬼神之所以昭  
明者皆在焉如以字義故實而已則古之善是者宜莫如記  
醜而博之少正卯而見棄於聖人何也况其所據以攻程朱  
之說又多程朱所辨而廢之者而非其博聞之有不及也然

且呶呶焉不知止多見其鬼瑣陋劣而不智也甚矣秦人有  
敬其老師而謾其師者或問之曰老師衣紫師衣褐或曰然  
則非敬其老師也敬紫也今之尊六經以辭華而侮程朱者  
是敬紫之類也



蘧伯玉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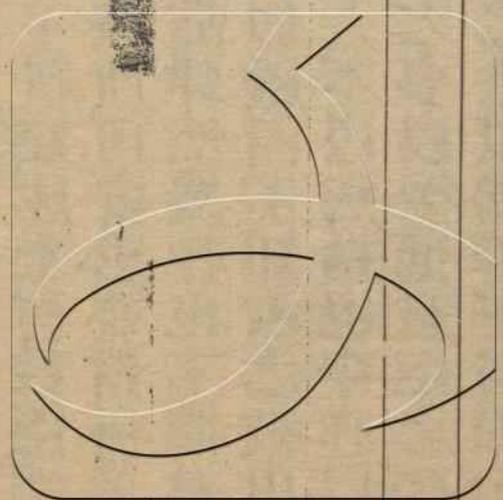
馮偉

蘧伯玉當弑君逐君之會不能救之于始復不能討之于後而兩從近關出以明不與其事而已後儒疑之予乃取前人之說而論之曰夫君臣之分古也寬而後世嚴非古之不如今也古者士去其國適他國歷仕諸侯未有明禁後世天下

一君即有羣雄割據瓜剖芋分相吞相併志圖混合而已未有往來通好使士得游宦諸邦無所猜嫌者然則士生其時仍不啻一君而已古者君世其國士世其家君之國傳之于天子先君士之家傳之開國之君傳之別子君雖有賢不肖或廢或奔而先君之嗣未嘗絕臣雖有賢不肖或竄或殺而先臣之嗣未嘗絕兩相維而不相廢故曰為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其樹大本固如此閒有放弑

如荀偃孫林父之事誠無父無君王章所不宥然自三家分晉田和篡齊以前無敢自立爲君者其繼體猶不失先君之嗣也先君之嗣未嘗絕則先臣之嗣亦未宜絕而弑立之事未預知討賊之權不在我則仍吾之位可已而不必從君以爲義徇君以爲忠也後世君世天下而臣無世家者君尊臣卑等既懸絕仕者天下一家中國一君顯惠榮秩悉皆君之所自拔擢又非有宗廟食采受之先人世世守奉不忍一旦廢捐者則臣之一身自當以君之存亡爲存亡君之死生爲死生其勢不同其義一也晏子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傳曰內亂不與外患不避此皆古之賢哲斟酌進退之宜而立委質擇君之範也若伯玉力弱勢不能禁止其亂則去之可矣

聖人稱曰君子合乎有道無道仕止之宜而後儒顧譏之以爲苟祿偷生然則後儒之見果勝三代之君子乎若夫荀息之死謀人之君國敗則死之也明燕王棣篡立朝士死者繼路君爲社稷死則死也是不得以內亂不與解管仲王珪之不死仲珪與子糾建成未有君臣之分又非子糾建成之死黨移事他人義所可安也要皆折乎藝倫之正儒者所宜虛中極論而不當肆然譏彈也不獨君臣也夫婦亦然後世從一之義視古加嚴而不知古之被出者不盡改嫁其改嫁者順中材之情人不以爲玷也今必以近世少改嫁之事而疑孔氏無出妻之事以後世君臣之分之嚴而疑古人伯玉晏子管仲王珪之失以爲隣于苟祿偷生者皆不知古今之宜者也



王祥論

錢澧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餒於心不敢飾於言君子尙無尤焉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雖惡始而美終論者猶許其晚蓋焉  
 以觀王祥何大不然與祥一隨時轉移人耳不幸而致盛名  
 顯位盛名顯位累祥祥累盛名顯位亦其勢之所致與請言  
 其略以漢季風俗之美祥生其時所謂麻中之蓬不扶自直  
 凡盡於門內者固亦有實致之力非假途託宿之爲洎乎曹  
 氏得志力與節義之士爲難一時從風而靡莫不低首下心  
 惟其曲折進退是時之祥已不覺與之俱漸於涂矣比及出  
 仕曹氏其年且長使不過止於丞郎尙無以窺其所際而曹  
 氏子孫所以待之者偏不獨顯位已也抑有隆禮誠意焉而  
 後生晚進之徒又非直欽其盛名已也將視其舉動以爲

向附焉而祥容容然略不有持危扶顛之事浸至於君弑國  
移仍保其盛名顯位不稍自怪以視漢季之祥何若耶非實  
盡喪其本心不至此矣曰既已至此宜何如爲祥計曰既已  
至此猶足以爲祥計耶脫當塗而有復興者持法定罪殊爲  
數等不過曰可稍減賈充輩耳而或曰不然彼固昏愚此其  
明哲也凡彼所爲僅足煽好利之小人而此所爲竟足惑好  
德之君子罪宜有加將百喙莫以解脫司馬氏得國又稍有  
人則又將曰向苦人之詈我也今亦烏用此報我者勢必從  
而賤之或又曰未盡也未盡也實以報我者動皆與同是猶  
自致其身者也姑以報我者時又示異是兼自藏其身者也  
勢將不止於賤之雖百喙又奚解也雖然尙有一說烏之將  
死其鳴也哀使祥於將死深悔既往痛自詬責使其子孫凜

凜然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則後之君子雖不能恕其  
半世之已甚尙未必不矜此一念之猶明奈何作書貽誡列  
爲善目者六而獨置忠於不言甚矣其心之餒甚矣其言之  
飾求其晚蓋之萬一亦無有也嗚呼當曹氏爲所欲爲亦自  
以爲子孫地耳豈知四維不張乃速滅亡仲達實北面臣之  
而卽師之子孫復何冀幸耶吾故表祥之畧以爲轉移於時  
者戒且以爲轉移時者戒也

論以弟爲後

吳蔚光

家之道有與國異者國傳統者也天下一人而已矣無論以弟繼兄之統爲後同於子卽以兄繼弟之統亦爲後同於子何則以未繼統之前弟與兄固皆臣也家則不然傳宗而已未繼宗之前無君臣之義有兄弟之倫以弟爲子是蔑倫也故有世職兄死而弟襲之者襲職可也爲後則不可無世職兄死而待嗣可也爲後則尤不可

論承重

吳蔚光

陳見復司業經咫言今之宗法廢士大夫不世爵諸子無爲後不爲後之分旣已無後可傳而漫於喪訃立長孫承重之條遂駕名諸父之上非禮也余竊以爲不然夫禮時爲大本朝會典凡承重之人有職者必丁憂不准服官矣無職者

亦必丁憂不准與試矣其所以如此者正存古宗法之遺意也蓋士大夫雖不世爵而勲貴之家尙有世職蔭生則亦如所云承爵祿奉宗祀而傳之以重者使無承重之禮將傳世既久其大小宗或淆而子孫有旁邀濫獲者可乎且既丁憂不准服官與試而謂長孫不可列於諸父之前則長孫所丁者固祖之憂也以孫而丁祖之憂著代父也是固無論有職之可襲無職之可襲有蔭之可得無蔭之可得而皆謂之爲承重重之義雖古今不同而意則何嘗不同哉古者國君以承統爲重推而至於卿大夫之家則承者各以宗爲重家必有主承者以大宗爲重推而至於繼別繼庶則又各以所宗爲重故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法至善也今之宗法雖廢然以長爲重則長亦大宗之意矣長無後必繼之不得使無後則亦爲後之意矣是如木然一本也而有正枝有旁枝正枝之中又有正枝有旁枝或正旁枝皆茂或正旁枝皆衰或正枝茂而旁枝衰其以正爲重也必也卽旁枝茂而正枝衰究之正枝之所出爲正旁枝之所出爲旁不得以正之衰而抑之使居於旁也明矣臨文以右爲先爲重者也長孫承重訃自宜列於諸父之前而其名卑於諸父之名二字始兩得之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承重禮意也餼羊之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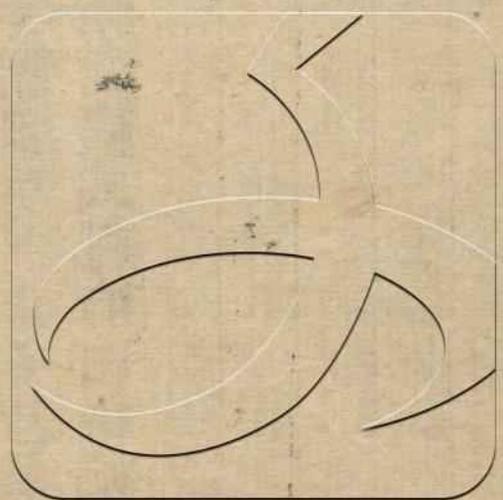
論葬服

吳蔚光

司業又以葬無常服爲子者不能守未葬不除之禮除服既久及葬而返其初喪之服是以僞事親也酌用改葬之總葬畢而除其說善矣而猶未盡也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

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未及期而葬爲渴葬過期而不能葬爲慢葬則主喪者不除自期以至於總之親皆除夫主喪者不除以家必有主過期而不能葬是主者之咎也今之士大夫既惑於形家之言思以父母之遺骨而妄覲福蔭而庶民又多貧不克葬停棺厝置至於數十年之久且有朽敗暴露而猝遭水火之漂燬者誠爲大不孝之子孫然此數十年之中服旣不能不除而於葬時猶以初喪之服爲嫌使主者亦但服總麻非所以送親之道也送終之道葬而後畢雖喪事卽遠有進無退吾以爲主喪者必當仍服斬齊衰一以存葬之禮一以明不葬之罪而其餘在服制者則皆假用改葬之總斯變而不失其正焉或曰葬而死時之主者沒若何曰其道可遞推也家事以長爲主則葬事亦以長爲主曰改葬總儀禮也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子於父母則然或子俱沒若何曰有孫在主者亦服其初喪之服可也曰或子孫俱沒若何曰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旣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然則非子若孫無服可矣且服之總三月也此之或斬齊衰或總麻自敬殯至於旣葬可矣

國朝文錄 卷九



史注

章學誠

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筆削既具復以微言大義口授其徒三  
 傳之作因得各據聞見推闡經蘊於是春秋以明諸子百家  
 既著其說亦有其徒相與守之然後其說顯於天下至於史  
 事則古人以業世其家學者就其家以傳業孔子問禮必於柱下史蓋  
 以域中三大非取備於一人之手程功於翰墨之林者也史  
 遷著百三十篇漢書為太史公乃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其  
 後外孫楊惲始布其書班固漢書自固卒後一時學者未能  
 通曉馬融乃伏閣下從其女弟受業然後其學始顯夫馬班  
 之書今人見之悉矣而當日傳之必以其人受讀必有所自  
 者古人專門之學必有法外傳心筆削之功所不及則口授  
 其徒而相與傳習其業以垂永久也遷書自裴駟為注固書

國朝文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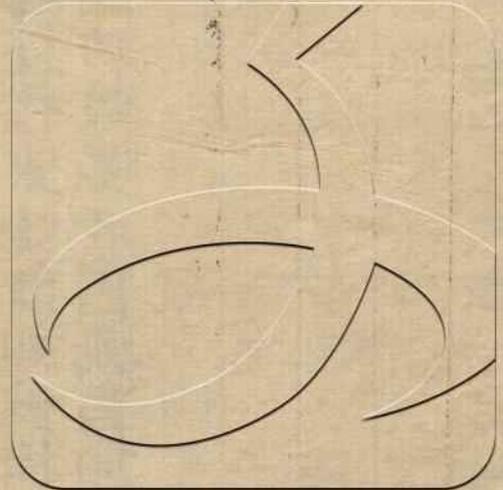
卷九 論辨類九

書

自應劭作解其後為之注者猶若干家則皆闡其家學者也  
 魏晉以來著作紛紛前無師承後無從學且其為文也體既  
 濫漫絕無古人筆削謹嚴之義旨復淺近亦無古人隱微難  
 喻之故自可隨其詣力孤行於世耳至於史籍之掌代有其  
 人而古學失傳史存具體惟於文誥案牘之類次日月記注  
 之先後不勝擾擾而文亦繁蕪復沓盡失遷固之舊也是豈  
 盡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無注則其勢不得不日趨於繁富  
 也古人一書而傳者數家後代數人而共成一書夫傳者廣  
 則簡盡微顯之法存作者多則牴牾復沓之弊出循流而日  
 忘其源古學如何得復而史策何從得簡乎是以唐書倍漢  
 宋史倍唐檢閱者不勝其勞傳習之業安得不亡夫同聞而  
 異述者見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別者歷久而失真也九師

之易四氏之詩師儒林立傳授已不勝其紛紛士生三古而  
 後能自得於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徬徨乎兩閒孤立無  
 徒而欲抱此區區之學待發揮於子長之外孫孟堅之女弟  
 必不得之數也太史叙例之作其自注之權輿乎明述作之  
 本旨見去取之從來義詳叙例篇己自恐後人不知其所云而特  
 筆以標之所謂不離古文乃者信六藝云云者皆百三十篇  
 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嘗不反覆自明也班書年表  
 十篇與地理藝文二志皆自注則又大綱細目之規矩也其  
 陳范二史尙有松之章懷為之注至席廣明注秦記劉孝標  
 注世說新語則雜史支流猶有子注是六朝史學家法未亡  
 之一驗也自後史權既散詳三變篇紀傳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  
 亦已簡畧尙存餽羊於一綫而唐宋諸家則茫乎其不知涯

矣焉宋范冲脩神宗實錄別爲考異五卷以發明其義是知後無可代之人而自爲之解當與通鑑舉要考異之屬同爲近代之良法也劉氏史通畫補注之例爲三條其所謂小書人物之三輔決錄華陽士女與所謂史臣自刊之洛陽伽藍關東風俗者雖名爲二品實則一例皆近世議史諸家之不可不亟復者也惟所謂思廣異聞之松之三國劉昭後漢一條則史家之舊法與索隱正義之流大同而小異也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編刊定則徵材所取之書不數十年嘗失亡其十之五六宋元脩史之成規可覆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則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書之大概因以校正藝文著錄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漓風氣日變缺文之義不聞而附會之習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脩書惟冀塞責私門著述苟飾浮名或剽竊成書或因陋就簡使其術稍黠皆可愚一時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誠得自注以標所去取則聞見之廣狹功力之疏密心術之誠僞灼然可見於開卷之頃而風氣可以漸復於質古是又爲益之尤大者也然則考之往代家法旣如彼揆之後世鑿重又如此夫翰墨省於前而功效多於舊孰有加於自注也哉



周官荒政無蠲賦說

王灼

蠲免之政惠政也自漢以來代有之周官無聞焉予居京師  
 學徒因舉是說以問於予予曰鄱陽馬氏蓋嘗言之予竊有  
 疑焉周官惠民之術多端征役施舍則見於小司徒辨其可  
 任與其施舍則見於鄉師之職鄭注施當作弛施舍謂應復  
 免不給繇役顧由鄉師之職觀之其所復免者僅及徭役而  
 不及賦稅由小司徒觀之雖兼言征役其所復免者僅及老  
 幼廢疾而不及凡民鄱陽馬氏因謂周家復除之法除其征  
 役而已至漢則并賦稅除之此其說固然然攷書武成大賚  
 於四海孔傳云施舍已責救乏賙無此蓋櫜括春秋左氏傳  
 成二年成十八年晉楚之事釋之孔疏引杜預注以為施恩  
 惠舍勞役止逋責夫逋責租稅之逋欠在民者也止則蠲免

之矣既舍勞役又止逋責是之謂大賚武王行於開國晉楚君臣踵行於春秋特周官未之言耳乃謂周法但除徒役不除賦役馬氏之言殆亦考之未覈乎然則周官不言蠲免何也曰周官所書皆法之常行者也蠲賦非常法也非常法則不書此周官所以無蠲賦也

國朝文錄卷之十

論辨類十

準孟中

汪縉

憂民憂樂民樂王道終始之大端也唐虞三代之憂樂其民者詩書可考也書之無逸詩之七月言王道之憂書之賡歌詩之由庚華黍言王道之樂王道之憂樂固若此也後之不能為唐虞二代也固也無憂樂乎民之心也繼百王而憂樂乎民者有孔子孔子作春秋一病民必書一息民必書不得位不能行其志託憂樂乎空言誠繫於中不能竟恕也繼孔子而憂樂乎民者有孟子孟子之憂民之憂也孟子之樂民之樂也著於七篇者備矣後之不能為唐虞三代也固也無憂樂乎民之心也吾嘗論之無是心而倖其有濟者是以涂

國朝文錄 卷十  
之人慮衽席之事也有是心而猶患其無濟者是以父母慮其子之事而患其有弗獲也無是心而徒濟其私者以塗之人而與爲市易也後之不能爲唐虞三代也固也無憂樂乎民之心也非謂無希高慕遠者也後之爲人君者而有是心非必希高慕遠天下已受其福後之爲人君者而無是心夫卽希高慕遠天下轉受其禍後之爲人臣者而有是心非必希高慕遠天下已受其福後之爲人臣者而無是心夫卽希高慕遠天下轉受其禍夫以塗之人而慮衽席之事卽其智能材力什伯於室之人必無益者彼固塗之人也心之所不屬也以室之人而慮衽席之事其智能材力卽什百不如塗之人必有益者彼固室之人也心之所屬也心之所屬有甚於父母慮其子者乎父母慮其子之事未有不濟也心屬焉

也心屬焉者必有濟若漢文帝宋仁宗是也漢文帝宋仁宗非希高慕遠者也徒以有勤恤民隱之心此其治之獨得效也心不屬焉必無濟若漢之武帝宋之神宗是也武帝之功恢於文帝神宗之志大於仁宗可謂希高慕遠者矣海內卒爲騷動非其功之不如志之不如而徒以其勤恤民隱之心之遠不如也今夫憂民之饑也而食之憂民之寒也而衣之憂民之露處也而廬舍之衣之食之廬舍之此固至庸至近無奇之事然非有父母之心者不能周也文教患不美武功患不道塗飾治具之事患不古若意誠廣矣然而民之饑也不暇食之民之寒也不暇衣之民之露處也不暇廬舍之是猶塗之人也一拱手患失容一開口患失言至目擊其人饑寒露處之狀澹然不以關慮工好語慰藉若不可已足未出

繩樞已釋然已固也涂之人也漢之文武宋之仁神以此故不相若也且後之爲人臣者若漢之諸葛亮唐之陸贄夫未嘗希高慕遠也其事君也口不必曰堯舜其處身也口不必曰伊周其勤卹民隱之心卽堯舜其君伊周其身者不之過也口堯舜其君口伊周其身卑漢陋唐薄諸葛輕陸者有人矣宋之王安石是也希高慕遠力主其所謂新法者行之海內海內蒙其殃清議大譁乞乞不少動非不爲動也彼固無憂樂斯民之心也然則安石者固涂之人也若何與之議室家事哉彼固不知王道之奚所倪也王道之所倪倪於肫然具有父母之心者也父母憂其子之饑既食之矣憂其子之寒既衣之矣憂其子之露處既廬舍之矣以衣食之惡之不如美也則又美之以廬舍之庫之不如完也則又完之衣食

美廬舍完以非有禮義辭讓之節不可久完美也於是則又修其禮義辭讓之節以爲室家之道在是也而不知憂饑寒露處之憂如其勤勞也而遽遽爲之嗚呼衣食之之未能也何能美其衣食也廬舍之之未能也何能完其廬舍也衣食之廬舍之之未能也更能修其禮義辭讓之節也嗚呼此唐虞三代之治所以不可復見也然則因簡陋者得乎曰因簡陋者是與民爲治者也彼亦憂民之憂樂民之樂矣利在也利不在則又不暇憂樂民之憂樂而惟已樂之樂已憂之憂矣是故利在則楚越人爲左右手利不在則楚人掉臂而觀越人凍餒也越人掉臂而觀楚人凍餒也涂之人也故吾嘗曰後之善理天下者立一古者司市之法而有餘治矣謂其無父母之心也孟子之時齊宣王梁惠王之徒涂之人

也孟子若曰吾無以動其父母斯民之心驟與陳王道有人乎動其父母斯民之心而後惟吾說之信而莫吾闕也惠王立沼上顧樂鴻雁麋鹿此何關於民自孟子言之則曰與民同樂古之所以能樂也宣王以羊易牛此何關於民自孟子言之則曰可以保民而王宣王好貨公劉好貨乎自孟子言之則曰與民同之謂公劉好貨可也宣王好色太王好色乎自孟子言之則曰與民同之謂太王好色可也宣王好勇文王武王好勇乎自孟子言之則曰救民於水火謂文王武王好勇可也凡以動其父母斯民之心而已矣嗚呼此唐虞三代之治之所由以終始者也吾故曰王道終始之大端憂民憂樂民樂是以治具畢張而化理洽也

繩荀下

汪縉

論一世之得失億萬世備焉有立前觀後者矣荀子之論秦也有舉往鏡來者矣賈子之論秦也秦以強兼天下二世而亡非強之臯強而不審於本末之臯也古之天下未有不得之強失之弱者強者百治以喜則懷以怒則威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守則完以攻則破以禮樂則雍以政刑則肅弱者百亂以喜則狎以怒則離以令則梗以禁則匿以守則削以攻則疲以禮樂則飾以政刑則玩得失之數可睹矣然而強於本者植強於末者折強於本者開無盡之藏塞無隙之竇強於末者盡其藏矣隙其實矣此本末之效也秦之強本耶末耶刑賞農戰強之具也道德仁義強之本也剛決刻急強之末也強之具藏之深則愈完暴之急則速敗剛決刻急所以暴之也道德仁義所以藏之也古者藏刑賞農戰於道德

道德威藏刑賞農戰於仁義仁義張秦孝公商鞅知有強之具不知有藏以強立強勢已易竭始皇李斯更從而暴之暴之不已而具竭竭之不已而具敗矣其卒盡於胡亥趙高也宜也蓋其始也以強立國以民力立強以刑立民力其繼也以強竭強以民力竭民力以刑敗刑強之所由立者刑并民力於農戰所由竭者刑并民力於恣睢所由敗者刑并民力於昏虐立於孝公商鞅竭於始皇李斯敗於胡亥趙高蓋失其本也久矣此藏之不深之禍也荀子曰力術止義術行賈子曰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蓋責其藏之不深耳曰義術曰仁義藏也所以完之也此論一代之得失也謂之億萬世係焉者蓋億萬世之大計有三一曰重天下之根本一曰開天下之壅塞一曰端天下之風尚根本重則天下不搖根本者

言乎民也重之者勿傷民財聚其田廬林園器賄則有餘財勿傷民力寬其心志耳目手足則有餘力勿傷民氣保其父母夫婦兄弟則有餘氣天下患不足不患有餘有餘者可以處無事可以支有事不足者無事則愁苦有事則畔散不可以處不可以支此天下之大計一矣壅塞開則天下不決壅塞者言乎諛諂之臣也開之者勿自多其智以盡匹夫之慮盡匹夫之慮國乃利勿自堅其辟以詔百官之匿詔百官之匿謀乃拙勿惡逆而喜順以來細人之佞來細人之佞乃斷萬民之命君民一體也一體流通者疾不作一國流通者病不伏此天下之大計一矣風尚端則天下不疑風尚者言乎師儒之道也端之者勿以勢利消廉恥廉恥消民乃囂勿以新進踰老成老成輕下乃爭勿以小才易大德大德易後必

失師儒者國之準繩規矩也無準繩何以不窮於爲平爲直無規矩何以不窮於爲方爲員無師儒何以不窮於爲國此天下之大計一矣秦獨廢爛其生民湛溺於諂諛放棄其師儒然則天下之根本已絕也壅塞積風尙頗而國亦亡矣嗚呼此秦之失大計也古今得失之林視此矣上觀百世下觀百世凡暴主之失其理者千萬端未有不由於輕民者也聖主之得其理者亦千萬端未有不由於重民者也國之亡古有千萬未有不由於民心之背國之興古亦有千萬未有不由於民心之嚮上民心之嚮背乎上君心之輕重乎民爲之也佞臣之事主失其理者千萬端未有不由於阻上下之情忠臣之事主得其理者亦千萬端未有不由於通上下之情阻上下之情者古有千萬未有不由於諂曲通上下之情

者古亦有千萬未有不由於質直民情之通阻臣之質直諂曲爲之也歷年而短失其理者千萬端未有不由於苟一時之利不顧後世之害歷年而永得其理者亦千萬端未有不由於顧後世之害不苟一時之利苟一時之利不顧後世之害者古有千萬未有不由於輕師儒顧後世之害不苟一時之利者古亦有千萬未有不由於尊師儒歷年之多寡師儒之隆替爲之也古今得失之林具此矣嗚呼論一秦而前乎秦後乎秦者之得失昭焉矣此億萬萬世之計也

準孟上言公私利害者私說之所明利事少爭心愈多抑知少之原緣於爭愈爭則利事且愈少實未明於不爭不患其少之分聖人術家俱言聚民辨之於其心與其政而已聖王情愛民術家情欲利威去則民叛散矣是其於利

害固有未盡明焉如此也公說明仁義利與害有不足明然其明利害至盡矣若夫苟利而仁是假仁苟利而義是龔義譬猶中而薰外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準孟下言道術器三代之治天下以道其道具其器備也三代後之治天下也以術其道微其器亡也封建者制爵制祿之大器井田者任地任民之大器學校者明人倫之大器封建廢郡縣興吏胥得操官府之柄井田廢兼井興富民得制貧民之命學校廢制科興競空言可以獲倖進擁厚貲可以得美宦矣古治不可驟復善治天下者其惟有信賞必罰以御下鋤姦擊暴以齊民絕干請抑僥倖以取士而已夫三代之器漸滅無餘者以秦之得志於天下鞅言用於前斯言踵於後鞅斯之言得見用於天下以孟

子道之不行也天下有不弊之道無不弊之器道猶規矩器猶方員規矩出乎天出乎天者不弊方員成乎人成乎人者雖經神聖之創造必歸於弊三代之器至於周末固有必消之勢爭奪起篡弑作君臣之禍亟而封建壞侵暴興經界亂民地之律紊而井田壞學術異橫議生而學校壞此孟子之道之所以不行秦之所以得志於天下也然而其器亡其道未嘗亡誠得其道器雖不具變而通之可也秦以後善言治道者莫董子若曰道之大原出於天不變道亦不變在自立而已矣善言治器者莫賈生若曰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曰體貌大臣以厲其節則行封建遺意於郡縣之間曰毆民而歸之農則行井田遺意於兼井之日曰早諭教太子以修身事親愛人而後能君人則行

學校遺意於制科之時此其言皆與孟子相表裏者也  
繩荀上言寡欲以養欲人道之進於治者禮治之人心之  
趨於亂者欲亂之然則已亂在養欲養欲在由禮由禮在  
修禮夫能養億兆人之欲者必能先寡一己之欲能以禮  
養億兆人之欲者必其能先以禮寡一己之欲未有樂獨  
欲而不底於覆亡其欲者也是故必有養欲之主而後禮  
教明必有寡欲無欲之主而後養欲之治修

繩荀中言天下聚散在官人官人者君天下之要術擇相  
者又官人之要術荀子言取相言官人又言能當一人而  
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  
人者說未之有也嗚呼此萬世君天下者之大法也然而  
擇相之難不於賢主於英主不於有事之時於無事之時

英主以駕御之術待士不能屈節於天下之士天下之士  
之特可招以禮不可招以駕御之術且取宰相於有事之  
時能否立觀取宰相於無事之時其能否有觀於數年後  
者有當時謂之能後世不謂之能當時不謂之能後世謂  
之能者矣荀子又曰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  
流濁又曰官人守數君子養原然則取相者其不在於修  
身乎其不在於修身乎

案兵家

汪縉

兵分權謀形勢陰陽伎巧四家綜其要旨有三一曰養民氣  
一曰定軍志一曰審敵情三要由二本一曰本之刑名以立  
法一曰本之陰符以圓機所謂養民氣者民兵之實也民氣  
戰之實也民有六不可用民匱不可用民勞不可用民怨不

可用民淫不可用民懦不可用民駭不可用六不可用由二  
生怨生於勞勞生於匱匱生於好戰駭生於懦懦生於淫淫  
生於忘戰好戰傷耕忘戰失教兵志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  
下雖安忘戰必危謂此也於民之匱者實之勞者節之怨者  
平之淫者隄之懦者作之駭者馴之其道存乎一聚一固聚  
兵於農固兵於教兵之聚民氣聚之也民氣之聚聚聚之也  
粟之聚農聚之也兵之固民氣固之也民氣之固信固之也  
信之固教固之也一聚一固生二戰農以粟戰教以信戰以  
粟戰者強以信戰者霸兵志曰昔之圖國家必先教百姓而  
親萬民此養民氣之謂也所謂定軍志者有四表三裏金鼓  
以一其耳旗幟以一其目擊刺以一其手趨驟以一其足是  
謂四表別賢否以一其人兼威愛以一其下嚴號令以一其

心是謂三裏表治而裏亂者必生三隙賢否倒列上無以統  
下下無以仰上則生不理之隙威愛偏勝任威者離任愛者  
玩則生不和之隙號令時更賞不均於厮役罰不加於親貴  
違制倖成而賞依指失利而罰則生不用命之隙軍開一隙  
必爲敵所乘故善用兵彌三隙別賢否如天之不可爲地地  
之不可爲天兼威愛如春之不可無秋秋之不可無春嚴號  
令如夜之不可欺以晝晝之不可欺以夜是謂大定由是堅  
以必死之心完以不挫之氣斷以不疑之指是謂獨勝兵志  
曰三軍之衆爲一死賊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  
焉獨出獨入霸王之器也此定軍志之謂也所謂審敵情者  
以強審強以弱審弱非審之善者也善者不審於形強形弱  
審於理強理弱道有五卜以君卜以臣卜以民卜以政治卜

以風俗卜其君好直而惡佞其臣進賢而讓能其民先公而後私其政治畫一而不煩其風俗尚義而重廉恥雖在弱形不可攻也不可攻者卜之於理強也其君苦直而甘佞其臣嫉賢而妒能其民背公而環私其政治紛擾而多漏其風俗嗜利而寡廉恥雖在強形可攻也可攻者卜之於理弱也兵志曰勝於易勝謂此也兵交而欲知其將之賢愚在乎觸之而動觸之而不動觸之動爲愚將將愚者見利則動輕敵則動法當以二誘取之見利者餌而誘之可取也輕敵者怯而誘之可取也觸之不動爲賢將將賢者智周則不動法周則不動法當以二濟持之兩智相交智不勝智濟之以法以持其疏因智之一失也而攻之兩法相交法不勝法濟之以智以持其變因法之偶疏也而攻之兵志曰攻謀謂此也兵交

而欲知其軍之虛實在形人而我無形形人之虛實攻瑕勿攻堅兵志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是也深之至於無形藏奇於正藏正於奇以奇爲正以正爲奇兵志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戰勝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察虛實明堅瑕善奇正此兵之三寶也兵志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養民氣定軍志知己之謂也審敵情知彼之謂也夫是之謂三要三要件由二本何也將兵之道寬嚴無定用必嚴爲之體故兵家與刑名家相麗也動靜無常形必靜爲之君故兵家與陰符家相資也刑名不必兼兵兵家未有不兼刑名者陰符不必爲兵兵家未有不爲陰符者故曰三要件由二本因四家之長而利導之將略具是矣任將之道奈何在一事權將曰民可用矣則用將曰民不可

用勿用將曰軍可動矣則動將曰軍不可動勿動將曰敵可乘矣則乘將曰敵不可乘勿乘如是則法不撓機不窒然而能任將者必先能擇將能擇將者必先能擇相此三能者將將之微權不可不察也將將將兵之略盡此乎雖然於孫吳則既優入其域矣以孟荀言之則未也何言之曰本計不存焉則孫吳者是內斷國之斧斤也厲其外斷其內亡可翹足而待

儒行述論

彭紹升

予觀近世諸先生論學書其間是非離合蓋難言之然考其出處之際作止進退之間其冥符乎道者多矣於是比次諸先生行事擇其言之醇者著於篇至我高大父曾大父閻脩力學希跡東林其生平行事別有述侯論定於後之君子焉

良吏述後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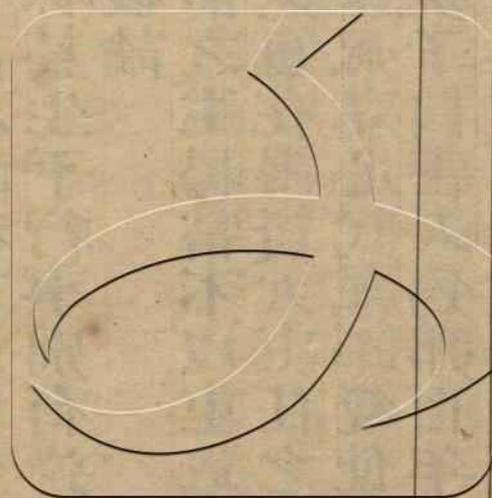
彭紹升

三代以還願治之主曷嘗不以吏道爲兢兢然爲吏者非天子能人人擇之也在得賢大吏任之而已昔湯文正巡撫江東一時墨吏望風革心民氣丕變使得從容磨以歲月幾三代之治不難矣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釋三九上

汪中

一奇二偶一二不可以為數二并一則為三故三者數之成也積而至十則復歸于一十不可以為數故九者數之終也于是先王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為之節三加三推之屬是也三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九為之節九章九命之屬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生人之措詞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肱為良醫楚詞作九折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雌雉三嗅而作孟子書陳仲子食李三咽此不可知其為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



仕三見遂于君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其果為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楚詞雖九死其猶未悔此不能有九也詩九十其儀史記若九牛之亡一毛又腸一日而九迴此不必限以九也孫子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此不可以言九也故知九者虛數也推之十百千萬固亦如此故學古者通其語言則不膠其文字矣

釋三九中

汪中

古之名物制度不與今同也古之語不與今同也故古之事不可盡知也若其辭則又有二焉曰曲曰形容何以知其然也曲禮歲凶年穀不登膳不祭肺禮食殺牲則祭先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鄭然不云不殺而云不祭肺坊記大夫

不坐羊士不坐犬古者殺生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不

無故殺之鄭然不云不無故殺之而云不坐犬羊春秋傳衛

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鶴無樂乎軒好鶴者不求其行遠謂

以卿之秩寵之以卿之祿食之也故曰鶴實有祿位然不云

視卿而云乘軒論語孔子見冕者雖褻必以貌冕非常服當

其行禮夫人而以貌也惟卿有元冕云冕者斥其人也謂上

大夫也然不云上大夫而云冕者此辭之曲者也祭義禘記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豚實于俎不實于豆豆徑尺

併豚兩肩不容不揜此言乎其儉也本鄭樂記武王克商未

及下車而封黃帝堯舜之後夫封必于廟因祭策命不可于

車上行之此言乎以是為先務也詩嵩高維嶽峻極于天此

言乎其高也本劉此辭之形容者也周人尚文君子之于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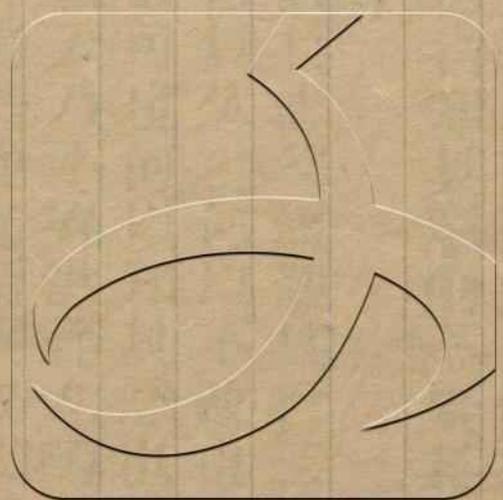
不徑而致也是以有曲焉辭不過其意則不譽是以有形容焉名物制度可攷也語可通也至於二者非好學深思莫知其意焉故學古者知其意則不疑其語言矣

釋三九下

汪中

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為其為道也若其非道雖朝沒而夕改可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彝倫攸斃天乃不畀洪範九疇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彝倫攸敘天乃畀禹洪範九疇蔡叔啟商基開王室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以為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此改乎其父者也不甯惟是虞舜側微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曾子曰君子之

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此父在而改於其子者也是非以不改為孝也然則何以不改也為其為道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也自斯義不明而後章惇高拱之邪說出矣



三代田制考

錢塘

三代田制曷以異曰無異也無異則何以有五十七百畝之別曰無異同而有詳略由略而加詳聖王之所能也變同而為異非聖王之所能也蓋田制之定久矣黃帝已作邱甸歷十年壞於洪水禹修而復之定貢法至殷為助貢者稅夫無公田助則公田不稅夫周之徹又通而兼用之遂人匠人分掌焉遂人制鄉遂十夫一溝百夫一洫千夫一澮萬夫一川百夫方三里三分一之地萬夫方三十三里三分一之地十夫千夫即其修匠人制都鄙十井一溝百井一洫千井一澮萬井一川百井方十里之地萬井方百里之地十井千井即其修二者皆始於一夫之自為方一夫之限則遂也九夫為井亦成方故都鄙兼鄉遂之九倍鄉遂得都鄙之九分一

其川澮溝洫皆同然則鄉遂其周之加詳者乎匠人多古法都鄙當爲夏制矣司馬法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此都鄙之制也然而不言公田孰謂不可通之鄉遂哉少康有田一成是已不然則成者至殷周始有之伍員之言又謂之何哉遂溝洫澮川皆從橫交絡大小相包故夫田不可變晦數之各異者畎不同耳古者以步定夫以畎計畝故所授殊而水道不變畎田始於后稷呂不韋之書有言后稷之法者曰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畎也高誘謂畎二尺若然則夏后氏畎田之制也周耜博五寸畎一尺畎一尺者晦一步則畎二尺者晦二步矣一夫之田方百步是夏五十畎而周百畎也殷之七十畎豈顧問哉田之爲道晦欲廣以平畎欲小以深六分

畎之一以爲畎晦大而畎小矣畎大晦小爲地竊之穀不播於畎也畎以去水其舍水則有列焉徑畛涂道路也弗患旱澇矣阡陌廢而田皆縵趙過矯以代田則一晦三畎而播穀於畎中古者穀必播於畎安得多爲之畎哉呂覽之耜卽考工之耒耜耒耜秘也故耒六尺有六寸緣其外莖其內則與步相中司馬法六尺爲步是已一步之方爲一夫之率萬倍之而成夫耒耜必中步便民度野也三代皆如此耳劉炫皇甫侃之徒以夏時民多殷時民稀周時民至稀爲田多寡之差夫民不由稀而盛顧乃極盛而稀乎熊安生謂夏政寬殷政急周政煩故家百畝而稅各異是湯武不得爲盛王也惟賈公彥所云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助據六遂上地百畝萊五十畝徹據上地不易者百畝同稅百畝庶幾近之

然必三等之田始見三等之差三代立制將毋同若夫一等之田而自有三等之差雖有三等之差而實未嘗有差焉則舍吾說無以通之矣夫吾之說非吾自爲之也固后稷之法也

三江辨上

錢塘

禹貢之三江職方之三江也班孟堅地理志謂南江在吳縣南入海北江在毘陵縣北入海中江出蕪湖縣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此釋職方也卽釋禹貢矣自鄭康成注尙書始別爲之說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若然則自夏口以北者北江也湖口以南者南江也夏口以至湖口者中江也而自湖口以下唯有一江以禹貢導水經文質之於漢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

海於江曰東迤北會於匯東爲中江入於海則自湖口而下分爲三江始不如康成之說矣揆孟堅所言江過湖口實分爲三而以行南道者爲南江行北道者爲北江行中道者爲中江合乎禹貢導水之經誠不易之論也考之水經沔水自沙羨縣北南入於江合流至居巢縣南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過牙渚毘陵以入海者爲北江自石城東入貴口至餘姚入海者爲南江自丹陽蕪湖縣東至會稽陽羨入海者爲中江具載沔水經文及附記中皆與孟堅合惟孟堅謂南江從吳縣南入海耳然孟堅又謂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酈道元引桑欽地理志亦謂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蓋餘姚入海之江卽吳縣南入海之江也餘姚吳縣之間爲由拳海鹽烏程餘杭錢唐諸縣南江由

之入海固在吳國之南餘姚後爲縣是以孟堅志南江入海處既系之餘姚又系之吳縣也水經附記不詳中江所繇而今尙有其迹自楊行密築五堰江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壩則陸行者十八里矣然自銀林以西鄧步以東其流固在也可知二江雖自石城蕪湖分行而同會具區故酈道元以南江卽合於浙江浦陽江之谷水而咸淳毘陵志以荆溪爲中江唯北江是從毘陵入海耳此足以證三江之實有其三非如康成之合爲一江也且二家之是非愚請以左氏內外傳折之吳語云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卽內傳哀公元年之敗越於夫椒也又曰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卽經書十二年於越入吳也又曰吳王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卽內傳十七年越子伐吳也十七年

之內傳以爲笠澤而外傳以爲江則笠澤卽江矣其元年十二年之外傳以爲江者亦卽此江矣韋昭曰江吳江也又曰江松江去吳五十里是已笠澤也吳江也松江也實出自具區之一江左氏謂之江則中江之自陽羨入海明矣是故今之松江卽古之中江也若夫外傳之名南江爲江也則伍員范蠡之言三江舉之矣員謂吳越之國三江環之蠡謂吳與越爭三江五湖之利以二國在江湖閒也許慎謂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闕駟謂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酈道元謂南江於海鹽縣秦望山東出爲澉浦其支分歷烏程餘杭二縣與浙江合浙江於餘暨東舍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又爲江此南江與浙江浦陽分合之迹也越語言句踐之地南至於勾無北至於禦兒東至於鄞西至於姑蔑韋昭以

爲今諸暨嘉興鄞縣太末之地然則中江以南爲越中江以  
北爲吳而南北二江分行二國王都之北是爲三江環之而  
二國之必爭其利不待言矣韋昭以松江錢唐浦陽爲三江  
然錢唐何江乎卽浙江也浙江從餘姚入海南江卽先後合  
於浦陽浙江則止一江耳烏得而二之是故今之錢唐江卽  
古之南江也可知孟堅之說與左氏內外傳合而康成則否  
卽二家之是非判然矣宗康成者曰漢志所謂中江南江皆  
吳通江於湖之道耳不得爲禹貢之三江然吾嘗聞吳溝通  
江淮矣不聞其溝通江湖也說者皆援史記河渠書爲据不  
知史記固言通渠三江五湖未嘗謂通江於湖也今江湖之  
閒枝渠相通者甚多安知非吳人所爲而可以爲卽此二江  
乎使吳果通此二江曷爲記無明文若左氏所云掘溝於商

魯之閒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也況二江上流內傳亦有可考  
者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杜預謂在丹陽蕪湖縣東  
劉昭據以注郡國志蕪湖中江在西之文是楚克吳中江以  
東邑也哀公十三年楚子西子期伐吳至於桐汭杜預謂宣  
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此卽酈道元所謂南江逕宣城之臨  
城縣南又東與桐水合者是楚又越南江而東矣此必二江  
當吳楚之交故楚之伐吳皆越二江足以明非吳人始爲之  
也地志目高淳之中江爲胥溪謂伍員伐楚時所鑿此傳會  
之說耳內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  
豫章與楚夾漢不聞由胥溪也其地有伍牙山卽魏氏春秋  
所謂烏邪山者而今謂之伍員山此名中江爲胥溪之所繇  
來矣然則江漢既合後之分而爲三也孰從辨之曰漢源於

北故以北江屬之江源於南故以中江南江屬之江漢各為  
 瀆故各自入海所謂江漢朝宗也使合而為一漢安得有入  
 海處耶曰孟堅於滄氏道何以言江水至江都入海曰北江  
 中江禹貢雖分屬江漢已同謂之江矣孟堅烏得不謂之江  
 夫以北江為江可也以為無南江中江不可也如此而已矣  
 江既有三禹貢何以僅書其二曰北江固宜書書中江者舉  
 中以見南也言中江而南江見言南江而中江不見故舉中  
 焉耳曰康成之說經學之宗也予奈何非之曰予豈不宗康  
 成顧質之經傳而不合故不敢從焉耳禹貢三江之注不復  
 見於職方安知非康成已自悟其失與然則予之不從康成  
 未必非康成之意也郭景純庾仲初何如曰景純之說孟堅  
 之說也孟堅志其地景純述其名仲初則一隅之見耳我無

取焉作三江辨

三江辨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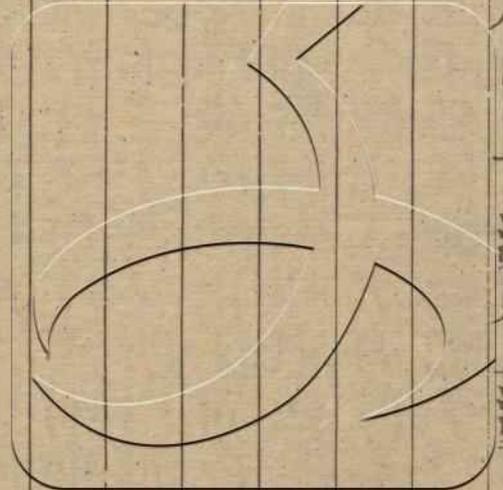
錢塘

余既考定禹貢三江以班固之說為確不可易因思此說也  
 孔穎達尚書正義已用之而蔡氏集傳之所用者則庾仲初  
 之說即穎達所謂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  
 松江等三江者也今考仲初所云東江者即漢志之南江從  
 吳縣南餘姚入海者也其云松江者即漢志之中江從陽羨  
 入海者也惟舍北江不數而顧數東江為失之水經注亦言  
 松江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則仲初  
 所言尚未大謬而不得為禹貢之三江者禹貢道原於彭蠡  
 仲初道原於震澤所起不同故也夫道原於彭蠡者上流之  
 三江也道原於震澤者下流之三江也下流之三江係東吳

一隅上流之三江係揚州全域禹之道江漢以入海也爲一隅耶爲全域耶此易知也仲初之意謂三江入海然後震澤底定若三江必悉出於震澤而揚州之患亦無大於震澤之不定者則慎矣夫揚州之患不在震澤而在江漢震澤偏處下流其爲患小江漢則遠自雍梁數千里之外由荆入揚其匯爲彭蠡也適當揚之上流揚州之境所以盪爲洪波有陸沈之歎者由江漢不能朝宗反挾彭蠡之水奔涌四出不可禁制故也豈止一震澤之未定也哉禹疏爲北江道江漢之水使之安瀾入海上流鬱流散薄之勢網其大半矣又必道二江以入震澤者洪水方割之日江漢挾彭蠡東行北江不能盡洩也而二江所行爲漢丹陽宛陽會稽諸郡之地又多長山峻嶺飛流激湍數日霖潦衆水交赴若是者安歸乎歸

於震澤耳北江雖通不能洩而去之也禹醜爲二渠輸之震澤復使分道入海上以泄北江不盡洩之江漢下以泄北江不及泄之衆水是有北江以拊一州有二江以安數郡如是而揚州之患息矣夫使揚州之患僅在震澤則疏其下流可也然亦必上流治江漢無江漢則雍梁之水何以泄江漢者所以泄雍梁之水三江者又所以泄江漢之水禹之疏三江不白上流而安自哉後世北江尙存而二江廢矣其廢之也以其爲東吳患雖然何患耶患在海口不通耳非以三江入震澤而爲患也今使北江之海口不通能不爲患乎則使二江之海口常通詎必其能爲患乎且二江不入震澤非特無利於東也適遺患於西何者以丹陽宛陵諸郡之水不能盡泄之北江也泄而溪澗迂迴不能旦夕去也是故微特北江

國朝文錄 卷一  
不可無卽二江亦不可廢後世之廢二江毋乃爲仲初所誤  
與夫以三江爲出自下流則上流可棄矣甚矣仲初之妄也  
不可以不辨



明三大案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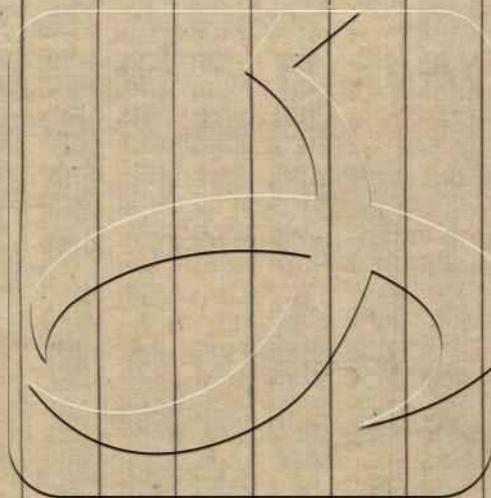
段玉裁

或問於段子曰明燕王篡位在春秋當何以筆之曰當書六月乙丑燕王棣入都城弑君己巳遂自立以春秋經求之當如是也曰篡國無可辭弑帝似未然也曰宮中之火誰則爲之非燕王而何燕王逆計城之必破位之必可篡也而獨何以處建文帝也傅之則有所不及待殺之則不免於弑君弑君者天下之所集矢也於是與交通之逆臣逆奄謀爲此舉有興問罪之師者則彼自火而已矣此其奸謀蓋預定而後行之然則謂建文自火死者燕王說也謂建文未死於火而蒙塵者亦燕王游移其說以惑天下之心杜可畏之口也推見至隱則以火弑其君之罪著矣又况卽建文自火誰實致之自火哉而能辭弑哉靖難者燕人所稱作史者但曰燕師

足矣何可仍其稱也謂燕師靖難謂建文未死今已數百年  
猶惑其說甚矣燕謀之狡也據春秋趙盾之例書之曰弑君  
而論定矣問者曰奪門之是非何居曰謂之篡可也曰故帝  
也而何以謂之篡曰景泰帝無恙也而入其宮而奪之位非  
篡而何以春秋書法求之必書曰太上皇入於帝宮自立舍  
是則無書也天子雖故物而不得以逆取之如我有寶賄既  
以與人非一朝之故不得率無賴破其家奪之而尚曰我非  
劫也我固有之物也此理之易明者也景泰帝之卽位也受  
命於皇太后矣不卽位不可以禦也先爲景泰者當如魯隱  
公以攝自居聘之迎之皆盡禮既至敦請復辟已乃退處臣  
位是叔齊季札所爲也若英宗固讓則處之南宮率諸臣北  
面而朝之時修君臣兄弟之禮且與訂皇嗣之萬無移易若

是則兄兄弟弟之美交盡矣乃不出此而弟多行無禮致兄  
積怨求逞聽羣小之謀乘人之疾爲奪門之篡越三十二日  
景泰旋崩胡不爲從容復辟之天子而爲篡竊之天子也問  
者曰世宗之大禮其是非何若曰燕王弑而篡者也英宗不  
免乎篡者也世宗非篡而以篡自居者也曰何也曰世宗爲  
人後者也爲人後者爲之子依禮經則後武宗者當子武宗  
而不子武宗稱之皇兄從一時公論當子孝宗而又不子孝  
宗稱之皇伯夫且謂繼統不繼嗣仍子興獻王帝之宗之以  
春秋之例書之當曰尊其父興獻王爲皇考獻皇帝奉其父  
之主入於太廟躋武宗上凡篡人國者必自尊其宗廟而廢  
人之宗廟世宗舍所爲後之祖父而自尊其祖父是不樂爲  
人後之天子而樂篡竊有天下之天子也蓋世宗之視孝宗

武宗猶永樂之視建文帝英宗之視景泰帝如贅旒然僅未敢廢之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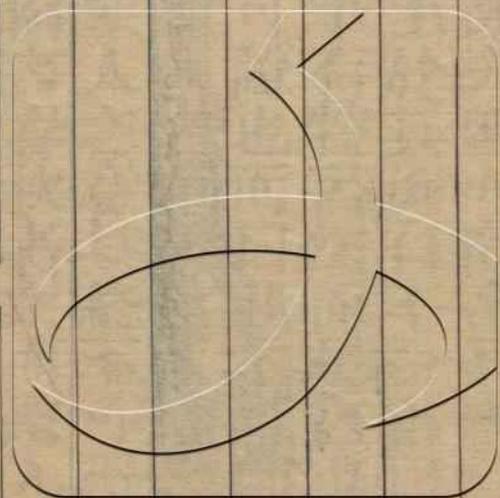
春秋公羊傳說

管世銘

公羊考事不如左氏說經不如穀梁得與二家並列者獨義理之學得之為多耳其閒稱引斷例莫非宣聖之微言散見於七十子之傳誦公羊氏得諸私淑擴而蒼萃之及其釋經往往求一事以合其說於是得失常相半矣穀梁先有經而後以義理解之者也故義理少而得乎經者常多公羊先有義理而後以經證之者也故義理多而得乎經者常少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立嗣之常經也而以律仲子桓公則舛也君子大居正傳國之大義也而以釋宋穆公之渴葬則疎也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應變之微權也而以例祭仲之逐君則悖也國君與國為體九世之讎可

復也而以齊襄爲事祖禰之心盡則近於阿縱也爲尊爲親  
爲賢者之當諱也而於仲孫誤齊爲魯於滅項誤魯爲齊則  
昧於考核也爲人後者爲之子禮也而非所以論仲嬰齊之  
爲兄歸父後也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仁也而非所以定  
公孫會之不善叛因其爲公子喜時之後也父不受誅子復  
讎可也謂士庶等夷之列也而非伍員之所得加於荆平也  
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謂家庭承奉之常也  
而非衛輒之所得施於蒯瞶也故專言其理皆俊偉而光明  
合之於經輒牴牾而穿鑿漢人篤信其理并其不合於經者  
而不敢疑後人訾議其經并其甚深於理者而不敢信皆一  
偏之說也善讀公羊者筌蹄其釋經而融會其義理然後推  
以斷天下之事決天下之疑固春秋之羽翼也則謂之春秋

得也亦宜



春秋論中

蔡上翔

春秋之爲書也以其事而後世之言春秋也以其意也者  
可以百出而不窮者也人非聖人而曰我之意卽聖人之意  
嗚呼不其難哉夫聖人直書其事於春秋而後之言春秋者  
則必有其例至於其例有不合則曰美惡不嫌同辭又曰春  
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然而言也求之於聖人當日之意  
而已無他書可證也而曰我之意卽聖人之意則有折之者  
曰彼之意非聖人之意後之人聞之焉知其孰是且非而從  
之耶曰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而知乎曰何爲而不可  
知曰後世以例言春秋者衆而聖人之意遂不可得而知古  
者天子諸侯皆有史官之設凡君舉必書美惡並存孔子因  
魯史修之亦非獨刺譏已也乃後人之例既多於前人之例

又益之以刻焉何為耶今吾不以春秋測聖人而將以聖人他書觀之其為言有類於春秋者即因是而知聖人於春秋之意亦必如是焉可也聖人他書之言所尤可信而知者莫詳於論語論語之為書也自門人三千七十子之徒以逮於當世君卿士大夫凡講學論治其言有類於春秋者多矣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故其言臧文仲竊位則其義止於不能薦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謂之曰要君則實有其迹者也武仲好智亦實有其意者也子貢問孔文子何以謂之文而夫子曰能好學下問不聞又舉使人出妻之穢行而并黜之也令尹子文謂之忠陳文子謂之清不以不知其仁而謂其忠清亦出於偽也管仲相桓公民到於今受其賜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雖他日謂之曰器小然其賢乎仲也至矣必不如曾西艷然之言有所激而過焉者也再有季路於季氏之旅泰山則責之於為之聚歛則責之於不能止伐顛與則責之不聞其以事季為黨惡而遂謂二子者皆可麾之門牆之外也凡此皆無毀無譽之實也忠恕之道也夫子之道德甚大當時門弟子又親炙既久故其言載於論語者其溫厚和平藹然咸溢詞氣之表而悠然可想見於千載之下此聖人之所以為不可及也乃論語之言多出於恕而後世之言春秋者無不出於刻又自以為為我之意即聖人之意而春秋之教微矣然則非聖人之意之不可知也後世言春秋者之過也使學者而以讀論語者讀春秋則亦安在聖人之意終不可得而知耶

江州義門陳氏論

王謨

自周道衰井田廢壞始則百姓不親輕去其鄉卒之骨肉解散父不能有其子富則出分貧則出贅忘恩嗜利幾同禽獸而禮義仁讓之風斬然盡矣儒者遂謂井田之制不復則唐虞三代之治必難以觀俗之偷敝蓋有由然而先王之世能使比閭族黨異姓之疎者相保相受以成親睦而於宗從族屬反爲之制四世而總五世祖免六世而竭服盡則親盡親盡則恩誼俱殺矣而猶聚之以居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此雖天下大同未之有也夫先王之道在於使人各修其身以齊其家其身之所必及者恩不可以稍替誼不可以稍渝其身所不必及者則在通之以其意而不必聯之以貌故夫累世義居後世所推爲盛事而先王不以之著令者謂其

法不可以爲常而其道亦非所以爲至公也世道極薄反開極厚人情極惡或生極美此皆閒氣所鍾亦天理民彝所賴以不終絕如江州義門陳氏特其最盛者也吾嘗意其時天下之亂酷於亡秦陳氏一門乃有唐虞三代氣象而建昌洪氏奉新胡氏亦且並時起於數百里之間夫何仁里偏在於吾鄉也此其道亦豈關乎井田之興廢與吾邑青田陸氏當宋南渡末已十三世始以義門旌顯其初同居亦在唐末五季之際自文安公兄弟以道德文章爲世師表天下稱陸氏又有出於義門之上者然卽其家法之善恐亦無以復加也愚故於論江州陳氏而并及之焉

吳季子論

張士元

周泰伯讓國王季與弟仲雍遁跡荆蠻爲勾吳之君傳二十世季札復讓吳國退老延陵前後數百年名德相望亦盛矣然季子之讓也事與泰伯異姑泰伯父太王欲立王季故泰伯速去爲成父之志若季札之父壽夢則固賢季札而欲立之也札之上有兄三人宜其不肯受國也至諸樊兄弟欲以次傳季子故諸樊死傳餘祭餘祭死傳餘昧餘昧死則季子可以受國矣而卒避去不受王僚嗣位禍起蕭牆懂而不亡國此世之論者所以不能無疑於季子也雖然季子之心固可推度而知也使季子承父兄之命而受國則王季之分也王季之子有文王之聖而季子之子無聞其諸兄之子如光僚輩方環列左右以其後之爭國相殺觀之則其心幸季子

之不嗣也蓋有之矣雖季子卽位名正言順爲上下所共服然光僚其能無覬覦之心乎及季子之身光僚或可無事而季子身後能保諸子之不爭乎時益以難理季子蓋恐德不及王季而光僚輩耽耽相視則治功未成而禍已至有愧於明哲之君子多矣故曰願附於子臧之義也觀其歷聘上國與賢卿大夫游所以諄諄相勉者皆進退存亡之道識微察變之意其智豈恆人所可及者又安能以其身試於貪人凶人之手乎嗟夫春秋時列國亦多故矣使季子撫有吳國出其才識以官人庀政則不獨一國可治卽四鄰諸侯亦有所觀法而漸近於治豈非天下之至願亦季子平日之所欲哉卒之託迹隱晦出使不返必棄其國而後已此固吳之不幸蓋若天使之然也夫古者堯禪舜舜禪禹禹獨傳子禹之時非堯舜之時也泰伯仲雍讓王季而王季受之諸樊兄弟傳季子而季子不受季子之時亦非泰伯之時也考其前後事則知君子之心矣吾獨惜季子春秋之賢者而世之曲士乃謂其釀成禍階故論之

孔光論

張士元

甚哉士之治經者不可不知所守也蓋孔子論士必先之以行己有恥而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儒之欲爲君子而卒歸於小人者由其不能守也不能守者由其徒以明經自名而不知大道也吾觀漢成哀之間稱名儒者有張禹孔光禹以帝師爲相始終無一事可稱固無論矣孔光自尙書歷御史大夫進居相位於事皆持正論如議定陶傅太后所居宜改築宮防其內關朝政與師丹共奏邪臣傳遷宜

遣歸故郡又沮傅太后稱尊號雖所言不行不能強諫然亦能言人所難言卒爲貴戚所譖免相而歸杜門自守庶乎合於進退之義矣及哀帝末年徵光居位遂承上意旨枉害王嘉詔奉董賢至賢死後又安王莽之喉奏徙賢家莽欲斥母將隆光又爲奏焉儒者舉動一旦如此何其與向之持正者不類也豈非行已亡恥之故與抑所謂小人儒固卽君子之失守者與光劾王嘉而嘉至死猶稱光之賢則嘉固不知人亦光之持正於初者有以惑之也或謂光持正不終蓋其所遇之時則然夫哀帝之世誠不可爲矣不可爲則不出可也奈何戀戀於丞相通侯之印綬而反覆變遷如此哉此其輕重得失固不待辨而後明也雖然士大夫以經行重於朝其末路進退狼狽貽笑四方者世亦常有之豈獨光也哉

揚雄論

張士元

余少讀韓愈書見其屢稱揚雄以爲聖人之徒與荀卿並於是求雄書讀之其言誠可比荀氏而文章雅麗則司馬遷劉向之外始未有過之者及觀劇秦美新一篇始怪聖人之徒而有此作疑韓子爲失言然猶以文章之傳真偽常相亂或世之習雄文者無擬爲之非真子雲筆也其後讀法言終篇頌王莽之功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於是知雄之寡識不能權輕重美新之文固其所作也法言載莽辟雖禮樂之事而辭稱漢公蓋莽是時已受九錫猶未卽真也莽初僞爲正直勤於國家人多嘉美之雄亦爲流俗所惑故有是言耳然史謂莽色厲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其黨承指而顯奏之

當日吏民以莽辭新野之田上書稱說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餘人而王公列侯宗室亦皆爲莽言夫一新野之田不受所損於莽者未爲甚何至朝野之人皆爲之慄慄而上言此非莽之授意黨友使導之而然乎其姦詐已不難辨而雄乃比之伊尹周公大書特書以告萬世何哉逮莽篡位奪璽肆大惡於天下雄猶不去而仕莽又爲之揄揚其美則雖清靜寂寞不求顯達終無解於二姓之臣也退之好其文并重其人稱爲聖人之徒不已過乎雖然退之論道固謂孟子死不得其傳而荀與揚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至曾子固則竟以箕子之明夷况雄王介甫又謂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豈不益謬哉吾考莽之就國也敬禮孔休贈之玉具劍而休不受及莽之徵也欲見休休稱疾不見此見幾之最先者也莽篡位之後安車迎龔勝卽拜太子師友秩上卿勝以死拒此清節之最著者也尙書陳咸見莽輔政卽乞骸骨莽旣篡再徵不起令三子俱解官此潔其身而并及其子者也士大夫出處常變之際當爲孔休龔勝陳咸母爲揚雄斯可矣區區文辭之高下不足論也

黨錮論

張士元

三代而下士之重節行持廉恥莫如東漢其受禍亦未有如東漢之尤甚者也蓋前漢諸帝雖不純尙經術其尊禮大臣亦至矣公卿當廢黜之時不顯然黜之常用溫語詔諭之而其臣亦知自重小者移疾大者引決至光武之世所以禮大臣者益備其培養人才激厲風教深厚篤至而清修之士高自標置遂有天子不得臣公卿不得友者豈非詩書禮義之

化大行與吾讀范史黨錮傳不禁太息流涕而益知朝廷累世之所涵育者深也桓帝延熹九年李膺等二百餘人受誣為黨人下獄籍其名踰年廬江城起從霍謂竇武之請悉除黨錮靈帝建寧二年黨事復起死徙相連錮及五屬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訟之黨禍愈烈道中平元年黃巾賊三十六萬一日同起始悔前事大赦黨人而國勢已不振矣自延熹以至中平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其為儒學立名義者澌然盡滅而漢遂亡方其盛也賢士多在朝其衰也賢士多在野及其亡也賢士幾無在世者豈特天下之亂無人以救之哉亦其剝喪斬艾偏加於天心所簡在之人而罪無可道也夫以十常侍之權力輔之以奸佞之朝士其網殺士類猶以千鈞之重加鳥卵之上也而士皆至死不肯俯首乞憐者無他

所欲有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不為也所惡有甚於死則凡可以辟患者不為也雖其間亦有過於激烈不合中道者要之皆志仁無惡之流也嗚呼君子小人之進退常相勝人君孰不欲進君子退小人患在不辨其孰正孰邪而去取之耳漢唐末世之事不可以備得失之鑑乎

史論一

張士元

自春秋至戰國國皆一卿為政秦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漢因而不改光武懲數世失權強臣竊命遂不任下歸其政於尚書而三公無權亦不假后黨以柄數世之後三公備員如故而外戚宦豎擅權至於國事不理則譴責三公或死或免此可悲也仲長統之論如此其意以為任之重而責之輕與任之輕而責之重皆非制治之體然苟任之輕而責之

輕亦非所以用大臣之道也古今治天下者大權固必歸於上然一日萬幾欲以一人總細大之事則其閒精神意量必有所不周故周公戒成王所拳拳者惟在三宅三俊而謂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蓋重任三公責其成事雖有戚宦窺伺其旁亦不能奪之若不任三公則凡精神意量不能周之際思得人以代之亦情所不免也當是時非左右近習是任而誰任哉左右近習巧爲逢迎事事求合於人主之心則必信用之矣信用既久則權歸於左右近習猶秦然自謂權不旁落而天下之大勢已去漢事然也前漢元成以後名爲任大臣而大臣之位已爲戚宦所據是亦未嘗任人也後漢不任大臣則戚宦之亂政益可知其必至矣方其盛也英主在位智足以變通其道而賢臣亦能宣力則天下皆安及其衰也弱主在位力不能奪戚宦之權而公卿亦坐觀其成敗則天下日危然則專任一卿固失之太重不任三公又失之太輕審乎國勢之輕重而擇賢者以信任之斯治天下之道得矣

史論三

張士元

漢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上奉十五此宣帝深明於吏治得失民生安危之本也至東京漢安二年始減百官奉延熹三年詔無事之官權絕奉四年復減公卿以下奉夫士受職居官固謂任其事者食其祿類非能取之家以供官用也先王班祿之制庶人在官者必使足以代耕自庶人而士而大夫而卿每加厚焉蓋以所屬吏民之多少爲

準三代以後賦祿之制卽漢世而豐耗治否之故可見矣大抵盛時居官者祿常贍給衰時祿常薄少甚且不得祿又其甚則祿之所與者一而令之所取者十多方以困之必使腹削小民而後止是教之貪也當此時雖有潔清好修之士亦將毀其廉隅矣夫士已嘗毀廉隅以自儕於庸衆則其爲治之苟且固不自禁矣況汙濁不軌之徒藉端罔利者其禍可勝言哉或曰賦祿固宜從厚如遇度支不足之時則奈何曰孔子曾子有子孟子言務本節用之道載於書者具在取而酌用之無不濟也至於一時緩急之計則汰冗吏冗兵及省冗費前人又嘗言之矣

諫論

張士元

夫諫者非人臣之得已者也古者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百工

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苟有可諫則爭陳之不必大臣也後世得言者惟諫官與大臣耳諫官之言也在事迹旣彰之後惟大臣近君者事未行而幾先知令未下而謀已達可隨其所失而正告以止之使無章吾君之過貽他日之悔此大臣之賢否所以係於天下之安危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開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夫能格君心之非則用人行政無不合於道固盛德之事而天下之幸也不然則用人行政一有所失大臣親見之與聞之烏得無言乎事之失而不知是不智也不可以爲大臣也知之而不言是不仁也尤不可以爲大臣也漢武帝時汲黯好直諫數質責張湯於上前將出守淮陽過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務巧佞專阿主意內懷詐心公列九卿不早言公與之俱受其僂矣息

畏湯終不敢言後湯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元帝時石顯專權爲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畏顯不敢言及成帝卽位顯徙官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司隸校尉王尊於是劾奏衡與譚位三公失輔政之義然則大臣當言而不言與言之不以時皆不免罪也哀帝託傅太后遺詔益封董賢等王嘉封還詔書切諫至下獄死唐太宗初嘗點兵從封德彝言令中男雖年未十八其大壯者亦并點之敕出魏徵固執以爲不可帝怒召而讓之徵明言其不可之故帝卒從之而止至貞觀四年遂敕百司凡詔敕未便者皆執奏自唐以來官中書翰林者當草制詔而以事之不便封還詞頭者多矣由此觀之人臣日侍禁中親典機密明知詔令有所不可而無一言之辨諍但承奉上旨使有司書之遂

布行之是宰相樞密之官不如古之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爲得職也愛君憂國者當如是乎如曰君有嘉德無闕事故令出而行不必效末世諫爭追改之舉則一日之間詔令凡幾一歲之中詔令凡幾雖聖人亦不能無失何大臣之默默無一言也禹之戒帝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臯陶之戒曰無教逸欲有邦人君如舜信乎其爲聖人矣可以諫戒矣然而其臣之諄諄告之者猶以失道之行進規則大臣以舜待其君以禹臯陶待其身者其不得無言也決矣

### 名實論

張士元

天下之事有本非格令之所限而蹈常習故若限於格令而不可稍變者按其名則是究其實則非也試言其大略一曰循例一曰避嫌古無所謂例斷之以義而已矣無所謂嫌出

之以公而已矣世道既衰上不能無疑於下下亦不能無疑於上於是事之有例者非例不敢為也其無例者以他事之例例之亦非例不敢為也令之所當避嫌者固不敢不避矣即非令之所當避者亦一切避之何則天下明毅之人少而庸懦之人多二事不利於明毅之人而最利於庸懦之人夫不循例不避嫌而遇事奮發有補於國家者未必加賞而循例避嫌者雖逡巡畏縮亦不加罰則人臣何為而不循不避哉此弊仍而不革則舉天下大臣小臣內臣外臣皆奉格令以從事而無由考其賢不賢才不才矣故曰不利於明毅之人而最利於庸懦之人也漢汲黯為謁者上使往河內視火災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貧

民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丙吉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以皇曾孫坐事繫吉憐其無辜謹保養之其後上以望氣者言使盡殺詔獄繫者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之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穰還以聞武帝亦悟因赦天下夫黯與吉之所全者大矣使兢兢守常事之例豈能成功乎晉祁奚辭於軍尉悼公問孰可奚曰臣之子午可公使午為軍尉軍無秕政唐太宗任魏徵或告徵私其親戚帝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猶以其不避嫌疑讓之徵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若俱存形迹則國之興喪未可知也帝瞿然悔之夫奚與徵之不避嫌豈可謂私乎又如趙充國備羌詔書屢促其出師力持留兵屯田之議護軍等爭之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其上奏

曰奉詔出塞引軍遠擊雖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社稷之福也卒從其言羌人降服然則循例避嫌者得非內有所不足與惟事關君臣之分禮涉顯微之際則君子必循所當循避所當避不肯冒不避之名然此乃人臣一時之遇而非謂可概施之常事也且君之於臣固當推心置腹委任責成而爲臣者受國家之任膺重大之責亦宜慷慨赴義有以自效豈得苟且從事而情同局外哉臺省之臣以宣布詔諭爲職封疆之臣以承奉文移爲職漫不省得失可否自謂潔已奉公脫然無累則天下之事果誰任之耶漢世遇天時水旱日星變蝕川溢山頽則三公引咎請退若不可對人者而郡縣被災害什四以上則太守亦坐免後世此道不行雖國家有大災異天子下罪已

之詔而大臣恬然不知慙懼以爲我事事取中旨未嘗竊絲毫之權則國之治否民之安危固不任功過也然至國家有大喜慶之時則隆恩殊典錫予稠疊亦未見有固辭不受者是但享其安榮而不共其憂患也豈知巽惡巧避亦有時不能逃其譴責耶是故用人之道在核其名實而已名實既核則忠佞與優劣俱見而朝廷可以收人才之實效矣石慶相齊齊國大化黃霸守潁川治行甚高及兩人爲相皆不能稱職宋王珪居翰林歐陽公以真學士稱之至於進位平章乃有三旨相公之目假令石慶黃霸終於郡國王珪常爲學士則亦天下之名臣也誠何取乎台鼎之位以暴其所短哉

自立

張士元

凡物莫不有死草木鳥獸昆蟲有朝生而暮死者有春夏生

而秋冬死者有十年百年千年而死者雖有遲速相去曾幾何時惟人亦然方其生時勞之以所為淫之以所好汨之以所思其經營不已若無復有盡期者及其氣散而死則髡然不能肉其白骨與草木鳥獸昆蟲之變滅何異乎君子知之故不以形體之有無為生死而以志氣之消長為生死吾今日形體無恙而志氣已竭斯為死矣吾志氣配乎道義發乎文章且與天地同流而奚有於形體乎故簡策所載古聖賢人雖死已久矣而其輝光常如日星之爛然蓋其人至今存也然則死而不死亦在人之自為之而已雖然自古及今生人皆死而其不死者乃天下一人千百年一人也士宜何如自立哉

茂才

張望

天以降才山川以鍾才學以養才或才而聖或才而賢才而日茂者上也才而止者次也才而萎者下也夫才而萎書契以來有之矣天也山川也學也有所歸也臆哉猶有郤今將鑄說以錮之人肖天地其生也造形噓氣於其父母始生腎腎有兩左水法天一右火法地之二天地人無水火不能成乎三才腎以水為體以火為用其藏精與志其主骨精者腎之真氣也易曰精氣為物言氣氤化生也水之流行無遠弗至志之象也骨者水之凝也是故饑之不枵渴之不竭寒之不栗暑之不煩霜之不頓霧之不迷風之不撓藹之不劫血之不幸絕高不顛險若坦夷其內大充其應無窮若是者孰為之精為之矣是故其位置也自高其待已也甚厚其望

世也實深以悲乎天命以閔乎人窮毋苟飽毋營居家必孝國必忠如射者之中招不中弗已如御者之致遠不致弗休若是者孰爲之志爲之矣是故儆君父之重當四海之變定傾倒之危冒嫌疑之際持鎮靜之操朝廷著其節天下服其勇若是者孰爲之骨爲之矣夫天地之水火在人身用之經數十年而飲食焉男女焉六淫焉七情焉曲禮曰三十壯四十強五十艾六十耆七十老八十九十耄素問曰四十而衰衰者腎之衰也水衰則濫火衰則焚其正委權其邪當事於是精衰則狂惑而喜忘矣志衰則忤歲以惕日矣骨衰則骯骯無堅直矣人身也者自無而有也三月而孩不能精也不能志也不能骨也始乎腎者卒乎腎此亦消氣歸根自有而無之驗也天之所降山川之所鍾及其衰也天與山川不

能扶世之論才者原始要終雖或憾其不茂而至於萎方且返其父母之天而冥芒莫之省也夫惟聖人者學以養之聖人之才與年加茂聖人不能離乎飲食男女六淫七情學焉而節之潤之乎詩書之膏游之乎仁義之府以葆其精以磨其志以申其骨以扶其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終其身焉而已矣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煥然愈彰甚矣夫學者變化之神能也



漸出

曰突效其事業也新李師突然合身突夫學香變升致

其志以申其智以封其德

而倫之剛之平而舊之貴

人之本與乎以效聖人不期無平始食與之不致于

毀其父母之天而反其莫之育也夫游聖人首學以養之

爾其出之倫下者

